

A decorative, vertically oriented frame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 at the top and bottom. Inside the frame,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serif font.

『樊迟学稼』诠释史

■ 黄俊棚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樊迟学稼”诠释史 / 黄俊棚著. — 成都: 西南
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11
ISBN 978-7-5643-7828-8

I. ①樊… II. ①黄… III. ①儒家②《论语》- 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24099 号

“Fan Chi Xue Jia” Quanshishi

“樊迟学稼”诠释史

黄俊棚 著

责任编辑	吴迪
助理编辑	梁霄雲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张	22.5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2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43-7828-8
定价	1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杨世文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演进，离不开对经典的诠释。对《论语》的解读，体现出历代学人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接受和推行。《论语》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也成为历代儒者构建自己思想的丰富素材。由于《论语》特殊的“语录体”著作方式，为学者的诠释提供了比较宽广的自由发挥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汉以来历代《论语》诠释的丰富样貌，儒家思想史也因此而建构。

“樊迟请学稼”章，向来为孔门一大公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问题，诸如社会分工理论、君子小人之辨、政治哲学、教化思想，等等。历代注家异说纷纷，提出不同的解读，其实是对儒家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回应。如果按照诠释学的四个步骤去理解，我们需要理清这样几个问题：孔子究竟说了什么？孔子想要说什么？孔子能够说什么？孔子应该说什么？因此首先需要立足文本，看樊迟如何问，孔子如何答。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孔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小人哉樊须也”，究竟要表达什么？是看不起“老农”“老圃”，轻视稼穡，还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所做的真实表达？接下来就需要从孔子思想体系的角度去探寻，孔子能够说什么？“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一大段论说，其实是孔子基于自己的一贯主张，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深入阐发，

需要我们仔细品味。孔门注重“大人之学”，讲究“修齐治平”，孔子不希望门人弟子局限于做“小人儒”，故“君子不器”。最后，我们读完这一章之后，还得回答“孔子应该说什么”的问题，表明读者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诠释过程。

系统梳理汉代以来学者对“樊迟请学稼”章的阐释，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俊棚对此问题关注已久，广搜汉代以来文献，将历代学人对此章的阐释加以辑录，并进行解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呈现一部“樊迟学稼”的诠释史。他的这个尝试，无疑是有价值的，不仅有体例上是一个创新，而且对于研究《论语》学史、儒家思想史都具有参考价值。

是为序。

前 言

“樊迟学稼”语出《论语·子路》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以稼穡之事请教孔子，孔子以不如老农老圃婉拒，继而又以“小人”之称相斥，并以“礼”“义”“信”三大端教诲他。关于此话题的寓意，两千多年来，学者不断对其进行注解和诠释，重要著作诸如曹魏时期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四书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在历代注解中，学者们不断探索其中的内涵和意义，如对“小人”含义的理解，多数学者将其与“大人”“君子”对举，作农民、平民理解，与道德或人格无关。学者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孔子批评樊迟学稼的缘由，目前有“成德说”“问不当说”“勉励说”“不与民争利说”“社会分工说”“贬农说”等。当然，在历代的注解中，也有探求樊迟学稼原因的，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归纳出了以下三种说法：

一、求利说。南朝皇侃《论语义疏》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迟在孔子门下，不请学仁义忠信之道，而学求利之术，故云小人也。”认为孔子以“小人”之名斥责樊迟，是樊迟

请求学稼穡乃是不问君子之道，而学求利之术。明代郝敬《论语详解》亦持是说，云：“樊迟学圃学稼，志在近利，故夫子药其心病，而以行义为本。”顾梦麟《四书说约》则直接肯定“稼圃之问，只主粗鄙近利为确，无隐逸忘世意。”至清代，焦袁熹也认为樊迟学稼为“近利之见”，在《此木轩四说》中云：“稼圃之请，不过近利之见。如云治生为急，可以养廉耻安淡寂，不至纷营乱心耳。非若沮溺，文人之隐以为高；又非思以其术治天下，若许行并耕之说也。”等等。

二、误入并耕学说。汉代已有学者将“樊迟学稼”与许行的并耕学说相提并论，至宋代，诸家注解多本《孟子》，认为孟子驳斥许行天下并耕的思想即是本于孔子斥责樊迟学稼的意旨，并以孟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一说解说此章。如杨时在阐释“樊迟请学稼学圃”时否认樊迟求利之说，认为他是想效仿许行的天下并耕学说，“此亦非为利也，其所愿学正许子并耕之意。而命之为小人者，盖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当务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而张栻在《癸巳论语解》中说：“小人云者，为其所见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并在《孟子说》中批判许行的并耕学说，云“樊迟请学稼，微夫子救之，盖亦几陷于此矣”，认为樊迟是陷入许行并耕学说的误区。

元代胡炳文《四书通》亦持此说：“樊迟问仁、智者三，至于问崇德、修慝、辨惑，夫子善之。此所问稼圃，必有入以墨翟师禹稼穡之说者，此夫子所以小之。”至清代，李光地也认为孔子训斥樊迟，是担心其误入许行一流，《榕村语录续集》有云：“樊迟请学稼圃，不尽是近利，又不是隐遁意思，以为学问在此。夫子恐其陷于许行一流，故语意颇类于‘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之旨。”

三、以稼教民说。清代学者在考证此章时，提到早在汉代，包咸即认为“迟将用稼以教民，原不是欲身亲稼穡之事”。宋代谢良佐也认为樊迟学稼是为民，戚学标在《四书偶谈》中提到“汉儒谓迟思以学稼教民，谢上蔡亦云迟学稼将以为民，非役于货殖者”。梁章钜《论语旁证》中引用张甄陶的解说云：“古者一夫受田百亩，朝出耕，暮归读古人书，是常事。学稼亦不必是小人，是时樊迟必有治民之责，欲精求司畜田畷之业，以阜民财，意夫子天纵多能，如《禹贡》辨九土之性，《周官》别十二壤之宜，种植树艺之秘，必有知人所不知者。其实夫子自不曾留心于此，老农老圃亦是实语，非反词以诋之也。”并评论说：“此说近是，然包注已有学稼以教民之语，张氏特畅言之耳。”梁章钜不仅认同张甄陶关于樊迟学稼是为教民，并指出此说实源于汉代包咸的注解。

王夫之则从孔子的回答推断樊迟学稼的真实缘由，他的《四书笺释》解释说：“请学稼章，玩‘焉用稼’用字，则樊迟盖欲用稼以致民归也。不然则樊迟但欲耕以自富，则何须说到‘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上去。”显然，王夫之认为樊迟学稼不是为己求富，而是聚集人民凝聚人心。戴望则从当时鲁国的社会背景来解说樊迟游学圣门却问稼穡之艺：“哀公时，鲁数年饥，樊迟请教稼圃以集流民。”与王夫之的“致民归”意旨相同。

除上述三种解说外，也不乏将樊迟问稼归于“樊迟欲自食其力”“与同门竞争，另辟蹊径”等说。可见，这个话题内涵丰富，还有继续探索的空间和必要。

历代关于“樊迟学稼”的注解汗牛充栋，学者对其意蕴做出了种种解读，但关于此话题的讨论并未结束，其蕴藏的丰富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有鉴于此，我们将历代与“樊迟问稼”相关的经学著述、文学作品以及民国以来的各种议论文章进行了收集

整理，以期推动对其真意的探寻。

目 录

汉唐注解篇

- [汉]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002
[三国魏]何晏集解《论语》卷七003
[南北朝] 皇侃《论语义疏》卷七003

宋代注解篇

- [宋] 邢昺《论语注疏》卷十三009
[宋] 文说《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011
[宋] 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八013
[宋] 蔡节《论语集说》卷七020
[宋] 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七022
[宋] 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七024
[宋] 陈埴《木钟集》卷一025
[宋] 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下026
[宋] 戴埴《鼠璞》卷下027
[宋] 洪咨夔《平斋文集》卷十一030
[宋] 胡次焱《梅岩文集》卷一032
[宋]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二033

[宋]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三	034
[宋] 李樗《毛诗集解》卷十二	035
[宋] 李昉《文苑英华》卷七十	036
[宋] 李过《西溪易说》卷五	037
[宋] 刘安节《刘左史文集》卷三	038
[宋] 陆佃《埤雅》卷五《释兽》	040
[宋]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	041
[宋] 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六	042
[宋] 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	042
[宋] 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七	043
[宋]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十	044
[宋] 苏辙《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046
[宋] 苏辙《古史》卷三十二	048
[宋] 王之望《汉滨集》卷三	050
[宋]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	052
[宋] 杨时《龟山集》卷十《语录》	052
[宋]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	053
[宋] 佚名《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六	054
[宋] 尹焞《和靖集》卷五	055
[宋] 张栻《癸巳论语解》卷七	056
[宋] 张栻《孟子说》卷三	057
[宋] 赵顺孙《四书纂疏·论语纂疏》卷七	062
[宋] 赵善括《应斋杂着》卷六	063
[宋] 真德秀《四书集编·论语集编》卷七	064
[宋] 真德秀《四书集编·孟子集编》卷五	066
[宋] 真德秀《读书记》卷十	068
[宋] 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五	069

[宋] 郑樵《通志》卷八十八	072
[宋] 郑汝谐《论语意原》卷三	074
[宋] 周行己《浮沚集》卷六	075
[宋] 朱熹《论语精义》卷六	077
[宋] 朱熹《论语精义》卷七	079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七	082

元代诠解篇

[元] 陈天祥《四书辨疑》卷八《论语》	085
[元] 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一	086
[元] 胡炳文《四书通》卷六	087
[元] 胡炳文《四书通》卷七	088
[元] 胡炳文《四书通》卷五	090
[元]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	092
[元]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四	093
[元] 史伯璇《四书管窥》卷三	094
[元] 王义山《稼村类稿》卷七	095
[元] 萧镒《四书待问》卷十一	098
[元] 姚燧《牧庵集》卷九	099
[元] 袁俊翁《四书疑节》卷二	102
[元] 詹道传《四书纂笈·论语纂笈》卷七	105
[元] 朱公迂《四书通旨》卷三	106
[元] 朱公迂《四书通旨》卷四	108

明代诠解篇

[明] 蔡清《四书蒙引》卷七	110
[明] 陈镐《阙里志》卷五	112

[明] 陈士元《论语类考》卷四	113
[明] 程敏政《篁墩集》卷二	115
[明] 程敏政《篁墩集》卷十八	117
[明] 程敏政《白云文稿》卷十九	119
[明] 储巛《柴墟文集》卷十一	121
[明] 戴冠《濯缨亭笔记》卷三	123
[明] 方弘静《干一录》卷三	125
[明] 方弘静《干一录》卷四	125
[明] 费宏《费文宪公摘稿》卷十一	126
[明] 冯从吾《少墟集》卷三	128
[明] 葛寅亮《四书湖南讲·论语湖南讲》卷三	129
[明] 顾梦麟《四书说约·论语》	131
[明] 郭子章《圣门人物志》卷五	134
[明] 郝敬《论语详解》卷六	136
[明] 郝敬《论语详解》卷十三	138
[明]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	141
[明] 胡广《四书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一	142
[明] 胡广《四书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二	143
[明] 胡广《四书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三	144
[明] 胡广《四书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卷五	147
[明] 胡直《胡子衡齐》卷三	148
[明] 季本《诗说解颐》卷二十	151
[明] 焦竑《焦氏四书讲录》卷六	152
[明] 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二	154
[明] 来知德《来瞿唐先生日录》	155
[明] 黎贞《林坡先生集》卷五	156
[明] 李材《见罗先生书》卷六	157

[明] 李濂《嵩渚文集》卷五十二	159
[明] 刘宗周《论语学案》卷七	161
[明] 陆鉞《(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四	163
[明] 鹿善继《四书说约》卷十三	163
[明] 吕柟《四书因问》卷四	164
[明] 吕柟《四书因问》卷四	165
[明] 茅坤《茅鹿门文集》卷三十二	167
[明] 茅坤《茅鹿门文集》卷三十二	169
[明] 孙承恩《文简集》卷三十二	170
[明] 孙慎行《玄晏斋困思抄》卷二	172
[明]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六	174
[明] 乌斯道《春草斋集》卷六	176
[明]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	177
[明] 徐輶《笔精》卷五	180
[明] 杨慎《升庵集》卷七十九	181
[明] 尹襄《巽峰集》卷七	182
[明] 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十七	184
[明] 张居正《四书集注阐微直解·论语》卷十	185
[明]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九	188
[明] 张四维《条麓堂集》卷十	191
[明] 张四维《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	194
[明] 张岳《(嘉靖)惠安县志》卷五	195
[明] 章潢《图书编》卷十四	196
[明] 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三	199

清代诠解篇

[清]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	202
-----------------	-----

[清] 陈确《干初先生遗集》卷十一辛卯	203
[清]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三十九	205
[清] 陈鱣《论语古训》卷七	207
[清] 成本璞《九经今义》卷二十四	208
[清] 程廷祚《论语说》卷一	209
[清] 崔述《考信录·洙泗考信余录》卷一	211
[清] 崔述《考信录·洙泗考信余录》卷二	213
[清] 戴大昌《驳四书改错》卷二十	214
[清] 戴名世《南山集》卷一	216
[清] 戴望《颜氏学记》卷四	218
[清] 戴望《颜氏学记》卷九	219
[清] 戴望《戴氏注论语》第十三	221
[清] 丁黉良《西学考略》卷下	223
[清] 杜文澜《古谣谚》卷三十七	224
[清] 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八	225
[清] 方祖范《四书解琐言》卷二	226
[清] 葛士浚《清经世文续编》卷一	227
[清]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二十一	228
[清] 胡统虞《此庵讲录》卷八	229
[清] 黄式三《论语后案》	230
[清] 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卷一	233
[清] 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卷五	234
[清] 焦袁熹《此木轩杂着》卷一	235
[清] 雷学淇《介庵经说》卷八《论语》	236
[清] 李塉《圣经学规纂》卷一	237
[清]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	239
[清]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二	239

[清] 李兆洛《养一斋集》卷二十	241
[清] 梁章钜《农候杂占》卷二	243
[清] 梁章钜《论语旁证》卷十三	244
[清] 梁章钜《论语旁证》卷十九	246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	248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六	249
[清]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八	252
[清] 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论语讲义》	253
[清] 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二	255
[清]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二	256
[清] 陆以湑《冷庐杂识》卷七	257
[清] 吕留良《四书讲义》卷十六	258
[清] 马骥《绎史》卷九十五	259
[清] 毛奇龄《四书剩言》卷四	260
[清] 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二十	261
[清] 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二十	263
[清] 毛奇龄《西河集》卷十八	266
[清]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卷十一	267
[清] 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卷二	269
[清]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	270
[清] 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卷一	271
[清] 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卷七	271
[清] 戚学标《四书偶谈·外编》	273
[清] 戚学标《四书偶谈》	274
[清]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	275
[清] 秦笃辉《经学质疑录》卷二	276
[清] 秦笃辉《经学质疑录》卷十	277

[清] 邱维屏《邱邦士文集》卷一	278
[清] 史梦兰《尔尔书屋诗草》卷一	279
[清] 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九	280
[清] 宋翔凤《论语说义》卷七	281
[清] 孙奇逢《四书近指》卷十	282
[清] 孙应科《四书说苑补遗》	283
[清] 唐仲冕《陶山诗录》卷五	284
[清] 王夫之《四书笺解》卷四	285
[清] 王夫之《诗广传》卷五	286
[清] 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十五	287
[清] 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卷十八	291
[清]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四	291
[清] 王又朴《易翼述信》卷四	292
[清] 魏源《诗古微》	293
[清]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十	295
[清] 吴昌宗《四书经注集证·论语》卷七	296
[清] 吴敏树《栟湖文集》卷十一	299
[清] 吴玉纶《香亭文稿》卷五	301
[清] 锡缜《退复轩诗》卷四	303
[清] 谢元淮《养默山房诗稿》卷十六	303
[清] 熊赐履《学统》卷三十三	304
[清]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魏文》卷三十九	306
[清] 杨名时《四书札记》卷二	307
[清] 胤禛《雍正上谕内阁》卷八十	309
[清] 应搨谦《性理大中》卷六	310
[清]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	311

[清] 尤侗《西堂诗集·论语诗》	312
[清] 袁枚《随园随笔》卷一	313
[清] 尤侗《良斋杂说》卷七	314
[清] 张埭《竹叶庵文集》卷二十七	316

民国诠解篇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三	318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二	321
其 他	322
参考文献	335

汉唐 诠释 解篇

汉唐学者关于“樊迟请学稼”的注解主要保存在三国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如《论语集解》中保存了汉代经学家马融关于“稼”和“圃”的注解；孔安国阐释了“情”字的含义；包咸论述了“礼、义、信足以成德”的思想。皇侃在《论语义疏》中不仅引征了汉魏学者的注解，还进一步解释了“樊迟出后，孔子呼名骂之”的原因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迟在孔子之门，不请学仁义忠信之道，而学求利之术，故云小人也。”在这里，皇侃将“小人”与“君子”对举，认为孔子以“小人”之名责备樊迟，是因樊迟学稼穡是为求利之术。

[汉]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①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樊须，字子迟。【集解】郑玄曰：“齐人。”【正义】《家语》云：“鲁人。”少孔子三十六岁。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集解】马融曰：“树五谷，曰稼；树菜蔬，曰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孔安国曰：“情，实也。言民化上，各以实应。”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集解】包氏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负子之器曰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诠解

樊须，字子迟。【集解】郑玄说：“樊迟是齐国人。”【正义】《家语》中说“樊迟是鲁国人”。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集解】马融说：“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离开后，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崇尚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只要崇尚道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只要崇尚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诚以待。【集解】孔安国说：“情即真情实意，是说百姓被统治者感化，互相都能以诚相待。”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

^①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褌背着自己的孩子蜂拥而至，哪里还用得着亲自去耕稼呢？”【集解】包氏说：“礼、义与信，就足以成就德性，哪里还需要学习耕稼来教化百姓呢？背小孩的器具叫作褌。”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懂得如何爱人便是仁。”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懂得如何透过人的言行，真正了解其内心就是智。”

[三国魏]何晏集解《论语》卷七^①

子路第十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马融曰：树五谷，曰稼；树菜蔬，曰圃也。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国曰：情，情实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实应也。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苞氏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教民乎？负者以器，曰襁也。”

诠解

樊迟向孔子请教种五谷的方法，孔子回答他说：“（在这方面）我不如耕田的老农民”。樊迟又请教种菜蔬的方法，孔子回答他说：“（在这方面）我不如有经验的老菜农”。东汉马融注解：“稼”是种五谷，“圃”是种蔬菜。樊迟离开后，孔子说：“真变得像个小孩了，这个樊须！居上位的人讲求礼仪，那么民众就没有不敬重他的。居上位的人注重道义情理，那么民众就没有不服从他的。居上位的人诚信可靠，那么民众都会以真心和实情相待。西汉孔安国注解：“情”

^① 《四部丛刊》影日本正平本。

为真情实意。这句话是说老百姓被居上位的统治者的真情实意所感化，那么自然也以真情和忠诚去回应。（居上位者）果真能做到‘礼’‘义’‘信’，那么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连同自己的幼子一起来归附，哪用得着他自己亲自种田。”东汉苞咸注解：礼、义、信三者足以成德化民，何必去学种谷之法以教民众呢？用来背负婴儿的工具叫作“襁”。

[南北朝] 皇侃《论语义疏》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注】马融曰：“树五谷，曰稼；树菜蔬，曰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注】孔安国曰：“情，情实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实应也。”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苞氏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负者以器曰襁也。”【疏】“樊迟请至‘用稼’云：樊迟请学稼者。樊须，字子迟，稼者，种谷之名。樊迟请于孔子，求学种五谷之术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农者。’农者，浓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国家仓廩浓厚也。樊迟既请学稼于孔子，孔子言：我门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若欲学稼，当就农夫之老者学之。故云：吾不如老农。云请学为圃者。圃者，种菜之事也。既请农不许，又更就孔子求学种菜之术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圃者，又答曰：我不如种菜之老圃者也。云樊迟出者。既请二者不为师所许，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者。小人是贪利者也。樊迟出后，孔子呼名骂之，君子喻

^① 清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

于义，小人喻于利，樊迟在孔子之门，不请学仁义忠信之道，而学求利之术，故云小人也。云上好礼云云者。责之既竟，此又说学君子之道胜学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礼，则民下谁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礼主敬故也。云上好义云云者。君上若裁断得宜，则民下皆服。义者，宜也。云上好信云云者。君上若好信，则民下有敬不复欺，故相与皆尽于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犹尽忠也。行礼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义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结心，而民自尽信。言民之从上，犹影之随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发语端也，是者此也。负子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之民大小归化，故并器负其子而来至也。李充曰：负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来。云焉用稼者，焉，犹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归，则何用学稼乎？李充曰：余谓樊迟，虽非入室之流，然亦从游侍侧，对扬崇德，辨惑之义，且圣教殷勤，唯学为先，故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又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而迟亲禀明诲，乃谿圃稼何，顽固之甚哉。纵使樊迟欲舍学营生，犹足知非圣师之谋矣。将恐三千之徒，虽同学圣门，而未能皆忘荣禄。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簞食不改其乐者，唯颜回堪之耳。迟之斯问，将必有由，亦如幸我问丧之谓也。

【注】马融曰：“至曰圃，云树五谷；曰稼者，树种植也。五谷，黍稷稻粱之属。种之曰稼，收敛曰穧，稼犹嫁也，言种谷，欲其滋长田苗，如人嫁娶生于子孙也。穧，吝嗇也，言谷熟而敛藏之，如慳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树菜蔬，曰圃者。蔬，犹菜也。种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于地。若种菜，实则曰园，园之言蕃也。种菜于圃外，为蕃盛也。”【注】负者以器曰襁。襁者，以竹为之，或云以布为之，今蛮夷犹以布帛裹儿，负之背也。

🌀 诠解 🌀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

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注】马融说：“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离开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重视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只要重视正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只要重视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意对待他。”【注】孔安国说：“情即真情实意，人民被统治者的真情实意所感化，也会以真诚相回应。”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蜂拥而至，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稼呢？【注】苞氏说：“礼、义与信，足以成就德性，哪里还需要学习耕稼来教化百姓呢。背小孩的器具叫作襁。”【疏】：从“樊迟请”到“用稼”说：樊迟请教学习耕稼。樊迟，字子迟。稼就是种谷的意思。樊迟向孔子请求学种五谷的技术，孔子说：这方面我不如老农民。农即浓，就是耕田的人。这是在说耕田是能使国家仓廩充实的原因。樊迟向孔子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的门下只学习先王的典籍，并不是学习耕稼的地方。你如果想要学习耕稼，应该向老农夫学习。因此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说樊迟向孔子请求学习做园圃。圃就是种菜的事。既然不让学耕稼，就又向孔子请教学习种菜的技术。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就是在说我不如会种菜的老菜农。说樊迟离去。向老师请求学习两种技术都不被允许，故而离开。说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小人是贪图利益的人。樊迟出去后，孔子呼其名而骂之。君子懂得的是道义，小人懂得的是利益。樊迟在孔子门下，不请求学习仁义忠信的道理，而是请学获得利益的方法，所以说他是小人。说上好礼等等是在责备他，此事结束后，又说学君子之道胜过学小人之事。说国君如果崇尚礼仪，则民众谁敢不敬重他。所以说没有民众敢不敬重礼的原因是统治者敬重礼。说上好义等等，是说如果统治者裁断事情合理，那么就没有民众不服从他。义即宜。说上好信等等，是说统治者如果讲究诚信，那么民众就会都因为敬重他而不再欺瞒他，所以都会最大限度地讲究情理。李充说：“用情就像尽忠

一样，统治者推行礼仪而不以求得民众敬重为目的，但民众会自然地敬重他；崇尚道义而不以使民众服从为目的，但民众会自然地服从他；坚持诚信而不以团结民心为目的，但民众自然会尽力对他守信。”说民众跟从统治者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说夫如等等，夫是一句话的开端，是就是这的意思。背小孩的器具叫襁。说君主如果施行好上述所述三件事，那么各地的民众就都会被成功教化，用器具背着儿女来投奔。李充说：“用工具背着小孩是说他们被感化了，不需要召唤自然就来了。”说焉用稼等等，焉是何的意思。做好了这三件事，四方民众都会自然归顺，哪里还需要自己学习耕稼呢？李充说：“我认为樊迟，虽然不是获得孔门学问真谛的人，但他也随从孔子游历并侍奉在侧，且有崇尚德行、辨明疑惑的发问，还向孔子殷勤请教，把学业看作最重要的事，所以说君子应该谋求道义而不谋求利益。”又说：“耕田，会有饥饿在其中；学习，会有禄食在其中。而樊迟亲自聆听了孔子的教诲，却咨询老师如何耕稼的事情，可见其是非常顽劣固执了。”纵使樊迟真的想要舍弃学习道义，而去求利，也足以知道他不是有什么高明智慧的人了。就是怕孔门三千门徒，虽然都一同在圣人门下学习，却没有将荣华利禄全部忘干净。深刻了解道义学问的益处，对其怀有忧虑、渴求之情，粗茶淡饭也不能改变其志向的，孔门只有颜回罢了。樊迟问这些问题一定有他的理由，就像宰我问丧一样。【注】马融说：“至于提到园圃，提到种五谷，是说树就是种植，五谷就是黍稷稻粱等。种下去叫稼，收获叫穡。稼即嫁，是说种五谷是想要让其滋养幼苗，就像人嫁娶后生下子孙一样。穡即吝嗇，是说谷物成熟了就将其收藏起来，就像贪婪吝嗇之人收拢物品一样。说树蔬菜叫圃。蔬即菜，种菜叫圃，圃就是布，取分布在地的意思。种菜，实际上叫园，园就是说蕃，在圃外种菜就是蕃盛。”【注】背东西的人所用的器具叫作襁。襁是用竹做成的，也有人说是用布做成的。现在的蛮夷依然用布裹着小孩背在背上。

宋代诠释篇

宋代学者关于《论语》的著述数量众多，在阐释“樊迟请学稼”时出现了不少新解。关于“小人”“君子”之分，多本于《孟子》之义，如陈祥道《论语全解》云：“君子能为小人之所不能，而不能遍能小人之所能。盖君子之所能者，劳心也。小人之所能者，劳力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樊迟不知君子之道，而请学小人之事。”此说是对《孟子》“君子小人劳心劳力”说的进一步阐发，以从事务性质的不同而来划分君子之道与小人之事。又杨时在阐释“樊迟请学稼学圃”时云：“此亦非为利也，其所愿学正许子并耕之意。而命之为小人者，盖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当务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也是本于《孟子》。张栻诠释虽也本于《孟子》，但又专以“眼界”“格局”而论，在《癸巳论语解》中说：“小人云者，为其所见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宋] 邢昺《论语注疏》卷十三^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马融曰：“树五谷曰稼，树菜蔬曰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曰：“情，情实也。言民化于上各以实应。”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负者以器曰襁。”【疏】“樊迟”至“用稼”○【正义】曰：“此章言礼义忠信为治民之要。樊迟请学稼者，树五谷曰稼。弟子樊须谓于夫子学播种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农者。孔子怒其不学礼义而学稼种，故拒之曰：稼种之事，吾不如久老之农夫也。请学为圃者，树菜蔬曰圃。樊迟又请于夫子学树艺菜蔬之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请也。言树艺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为圃者。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者。樊迟既请而出，夫子与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须也。谓其不学礼义而学农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礼义与信可以教民也。礼毋不敬，故上好行礼，则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闻义则服，故上好行义，则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实应之。故上若好信，则民莫不用其情。情，犹情实也，言民于上，各以实应也。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此又言夫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则四方之民感化自来，皆以襁器背负其子而至矣，何用学稼以教民乎！”○注：“树五穀曰稼，树菜蔬曰圃。”○【正义】曰：“树者，种植之名。五谷

^①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者，黍稷麻麦豆也。”《周礼》注云：“种谷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礼·大宰职》云：“园圃毓草木。”注云：“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然则园者外畔，藩篱之名，其内之地，种树菜果则谓之圃，蔬则菜也。”郑玄《周礼》注云：“百草根、实可食者。释天云蔬，不熟为藿。”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注：“负者以器，曰襁。”○【正义】曰：“《博物志》云：织缕为之，广八尺，长丈二，以约小儿于背。”

🌀 诠解 🌀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马融说：“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随后离开。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重视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只要重视道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只要重视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真心实意对待他。孔安国说：“情即真情实意，是说百姓被统治者感化，互相都能以诚相待。”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蜂拥而至，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稼呢？”包氏说：“拥有礼义与诚信，就足以成为道德楷模，哪里还需要学习耕稼来教化百姓呢。背小孩的器具叫作襁。”【疏】从“樊迟”到“用稼”。【正义】这一章是在说礼、义、忠、信是治理百姓的重要内容。樊迟请求学习耕稼，种植五谷叫稼。樊迟说自己要跟从老师孔子学习播种之法，以教化百姓。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是因为他愤怒樊迟不学习礼义而要去学习稼穡，所以用这个借口来拒绝他。樊迟请求学习种菜，种蔬菜叫圃。樊迟又向孔子请教学习种植树木、蔬菜的方法，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也拒绝了他的请求，说种树种菜的方法我不如长期做园圃的人。樊迟出去后，孔子对诸弟子说樊迟是个小人，说他不学礼仪而是学习耕稼和园圃，就是小人。统治者只要重视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只要重视正义，老百姓就不敢

不服从他；统治者只要重视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意对待他。孔子是说用礼、义、信是可以教化百姓的。用礼就没有对人的不敬，只要统治者喜好施行礼，人民就会得到教化，不敢不尊敬他。人一般知晓了正义就会趋于服从，只要统治者施行正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以诚信待人接物，那么对方也会用真情实意回应他，所以只要统治者讲究诚信，就没有百姓会不诚心诚意对待他。情即真情实意，孔子是说百姓若被统治者以“情”教化，那么双方就会皆以真情实意对待彼此。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纷涌而至，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稼呢？这又是在说礼、义、信足以成就道德教化人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四面八方的百姓都会因被其感化而自发前来投奔，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已的小孩蜂拥而至，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学习稼穡来教化人民呢。○注：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正义】树就是种植的意思，五谷是黍稷麻麦豆。《周礼》注：“种谷叫稼，就像嫁女儿然后生下了孩子。”《周礼·大宰职》说：“园圃育草木。”注：种瓜果叫圃，园就是用藩篱围起来，在园的外面叫作藩篱，在里面种菜种瓜果，叫圃。蔬就是菜。郑玄注《周礼》说：“百草的根和可以吃的果实叫作蔬，不能吃的叫作藟。”郭璞说：“凡是可以吃的草菜，通通叫作蔬。”○注：“背负孩子用的器具叫作襁。”【正义】引《博物志》说：“用布织成，八尺宽，二丈长的器具，用来把小孩背在背上。”

[宋] 文诰《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①

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

^① 宋刻本。

伏蒙示《文武顺圣乐辞》《天保乐诗》《读蔡琰胡笳辞诗》《移族从》并《与京兆书》，自幕府至邓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且恐且惧，忽若有亡，不知鞍马之勤，道途之远也。夫涧谷之水，深不过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逾寻丈，人则狎而玩之。及至临泰山之悬崖，窥巨海之惊澜，莫不战掉悼栗，眩惑而自失。所观变于前，所守易于内，亦其理宜也。阁下负超卓之奇材，蓄雄刚之俊德，浑然天成，无有畔岸，而又贵穷乎公相，威动乎区极，天子之毗，诸侯之师。故其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扬子云曰：“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信乎其能灏灏而且噩噩也。

昔者齐君行而失道，管子请释老马而随之；樊迟请学稼，孔子使问之老农。夫马之智不贤于夷吾，农之能不圣于尼父。然且云尔者，圣贤之能多，农马之知专故也。今愈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则其赞王公之能，而称大君子之美，不为僭越也。伏惟详察，愈恐惧再拜。

诠解

承蒙您把《文武顺圣乐辞》《天保乐诗》《读蔡琰胡笳辞诗》《移族从》《与京兆书》这些文章给我看。从幕府到邓州北境总共五百多里，从庚子到甲辰总共五天。这些文章，我手里拿着，眼睛看着，口里读着，心里只有它讲述的道理，诚惶诚恐，迷失了自己，以至于忘记了行路的艰难，道路的长远。山谷里的水最深不过一尺，小山丘最高也不过一丈，人们都能够品鉴赏玩。等到濒临泰山的悬崖，看到大海中的惊涛巨浪，就没有不战战兢兢、

眩晕疑惑迷失了自己的。这就是所观察到的事物变化在前、所守之本心变化于内的道理。阁下您身负卓尔不群的奇才，有雄浑刚健的美德，浑然天成，无边无涯。您在公卿、大人中身份极为尊贵，威严动天下，身在天子之侧，又是诸侯的老师，所以您的文章、言辞都和您本人的特质相符，震动如雷霆，盛大如银河，雅正如古乐《韶濩》，刚强正直的气概能够阻遏金石，言辞丰富但不多余，简约又不缺漏，所述的事情让人信服，道理又令人称心快意。孔子说：“品德高尚的人一定有著述或妙文传世。”您正是有德行又有著述的人。扬雄说：“商书广大无涯，周书严肃正大。”您的文章是浩大而严肃。

过去齐国国君行路迷失了方向，管子请求放开一匹老马，并跟随在其后面；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孔子让他去问老农民。马的智慧不比管仲高，农民的能力不比孔子大，但会产生这样的说法，原因在于圣贤的技能多，而农民和马的智慧集中在一件事上。我虽然愚笨且地位低下，但从事于文章之事专一旦长久，称赞您一句有王公的能力，有君子的美德不为僭越。我虔诚地希望您仔细察看，我谨慎恐惧地拜了两拜。

[宋] 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八^①

问：“言顾行，行顾言，夫子以为君子之慥慥；言必信，行必果，又以为小人之硜硜。何也？南宫适躬稼之问，夫子以为君子哉，若人；樊迟学稼之请，又以为小人哉。何也？”

学者于圣人之言，当谨思明辨，审视详说，则其所论是非善

^① 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

恶，高下大小，可以尽见而无遗。人之一身，言行二者而已。言顾行，行顾言，二者学之第一义。是盖检身克己之实学。而其所以然者，则以言之易而行之难也。何言之易也？人心各有天赋之良知，其于善恶是非，无不能见。其出言立论，教诏号令，谏争敷陈，皆知以善为是，以恶为非，善为可行，恶为不可行。其闻于人之耳，见于人之目者，无不善无不正也。及其反之于己，则往往为外物所牵，私欲所蔽。平生之言，鲜有能践。甚者，明知其善而弃之不为，明知其恶乃不能自免而为之。听其言历历可观，考其行人人不揜。盖虽贤者，不能自免也。是故圣贤之教人，君子之自立，学者之讲明，莫不以此为先务。其大要则惟欲实其所知所言，在上者欲无愧于下，在下者欲无愧于乡朋友，使皆信任倚恃，而免于徒能言而不能行之罪也。顾者，反而视之也。言顾行者，行常不足，故常切其言，而不使之过于行，所谓“言之不出，耻躬之弗逮也”；行顾言者，言无不善，故常勉其行而不使之不及于言，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所谓“耻其言，而过其行”。言不过其行，则常无有余，行及其言，则可以无不足。若《易》之《谦卦》。以山之高，裒其多而抑之于下；以地之卑，益其寡而进之于上。言之有余，山之高也；行之不及，地之卑也。切其有余，裒其多而抑之也。勉其不足，益其寡而进之也。是故中庸之德，由是而笃慥慥谦之君子，由是而尊光不可逾。慥慥，笃实之貌。尊光，笃实之德也。是故君子之言行相顾，即《易》之《谦卦》以裒多益寡而实。君子之言行，亦以裒多益寡而实^①。实则言无不信，而为《颐》之谨言语；行无不果，而为《蒙》之果行。一身而《易象》备也。若夫兢兢小人之信果，视此则有间矣。何者？君子之信信于内，兢兢之信信于外，不过若

① “裒”应为“裒”之误。

尾生之信女子，魏文侯之信虞人而已。所谓“好信不好学”，所谓“君子贞而不谅”，“匹夫匹妇之谅”是也。君子之果，果于内，硠硠之果，果于外，不过若从一之妇人，不畏死之伋寿而已。所谓果敢而窒者也。君子之信果，则克己诚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学，若三省之曾子是也。彼硠硠之信果，则乡党自好之人，智不足而勇有余者耳。小石之坚确，小人、小夫之缺缺，而犹有所守，而似于狷，非《易》之所谓“小人”。故亦得为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之次，而犹为圣门之所不弃，其视曾子、子思之学，何啻万万不侔也。禹、稷之躬稼，尽心于天下，同室有鬪，被发纓冠而往救之之义，夫子之周游七十二国，亦此心也。当时如晋六卿、曾三家、齐陈氏，皆以力为雄，而夫子独以尧舜之道、禹稷之心行于世。南宫造察而知之，故不欲明言，而以其意为问。夫子当时亦知其意之在己，故不之答，而于其出也，以尚德君子称之。不答者，谦不敢当；必称之者，不可没其人尊德卑力，出人超世之见也。若樊迟则游于圣门，当以颜、曾之学为学，颜、曾之问为问，穷则立身，达则盖世，颜、曾之学问也。不此之问，而猥以小人之稼圃而请于圣人之前。陈相弃其学而学许行，犹见斥于孟子。樊迟在圣门，而不以劳心治人之道为学，乃以劳力治于入之道而请于圣人，夫子安得而不鄙之？夫子而不鄙之，则将使天下胥为陈相、许行，而尧、舜、三王之所以治天下者，将无以为之主。民无以立命，而天地亦无以立心矣。硠硠之小人，犹为可取，樊迟之小人，则其流弊将如洪水，此圣人所以辟之也。稼圃之事，穷居之士你^①事俯育，或不能免，若舜、伊尹、陶潜、庞德公、诸葛亮是也。如不能已，则耒耜笠簞侷之野人，亦何不可？而以为学，则过矣。夫子少贱，多能鄙事，猎较钓弋，无不

① “你”应为“仰”之误。

屑为。乘田牛羊，茁莊蕃息，后稷之荏菽禾役，麻麦瓜瓞，夫子之圣，当无不知。儿童少年之日，必尝有以此而闻于东西家者，樊迟之请学，亦当以此。夫子之圣，岂老农、老圃之所及，而必斥之以为非者，君子之学，欲为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固不暇于耕也。居禹、稷之时，斯禹、稷矣。在衰周之末，则当为道统之计，易地则皆然也。学问讲论，不可不详。信果，美德也，而有大小虚实之不同。稼圃，生民之本也，而君子亦有不暇为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信果之大也。矜矜小人，信果之小也。言顾行，行顾言，信果之实也。矜矜小人，信果之虚也。大人君子之信果，盖惟知检身克己，不期于信果，而未尝不信不果。小人之信果，不知检身克己之学，而但为好高求异之行。乡人皆以为信果，而自君子观之，则其无得于道，而不信不果者犹多也。名有同而虚实不同，行有同而大小不同。是故曾皙之狂，不顾行，不顾言，犹愈于矜矜之小人。狷者之顾行顾言，未离于矜矜之小人。顾言顾行，美德也，而有大小，则信果之大小可知也。耕稼，舜与伊尹为之，而夫子之门则不可为，所谓时中者也。生民之本，而孔孟有所不暇为，其志有在，而其义甚大也。学者深求圣人之志与吾道之大，我则知之矣。小人不可为，而矜矜之小人不可弃。稼圃之小人，但圣人之所不暇尔，非薄之也。申生、荀息之死，与东汉党人之蹈狱，皆未免于矜矜之信果，此又不可不知。知此而后明圣人君子之道。

诠解

有人问：“孔子认为说话时要顾虑到自己能不能做到，做事时也要顾虑到与自己所说的话能否一致，君子怎能不笃行实践、言行合一呢？但他又认为说话一定要守信用，做事一定要办到，这是小人保守固执的行径。这是为什么？南宫适问亲自耕稼

的问题，孔子认为他是君子。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孔子却认为他是个小人，这又是为什么？”

学者对于圣人的言论应该谨慎地思考，明确地分辨，审视他的详细解说，这样他所说的言论之是非善恶、水平高低就可以一览无余。而人一生要从事的就是好的行为而已。说话时要顾虑到自己能不能做到，做事时也要顾虑到与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能否一致，这两者是学问的第一要义。这是检点、克制自身的实用之学，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说话容易，行事艰难。什么叫说话容易呢？人的天性中都有良知，对于善恶是非都有辨别能力。见到所发表的言论，教诲、发号的施令，上书谏诤等等，都认为善是对的，恶是错的，善可以实行，恶不可实行。人的耳朵听到、眼睛看见的事情，没有不善、不正确的。但是等到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常常被外物所牵连，被私欲所蒙蔽。自己生平说过的话，很少有能践行的。更过分的是，有人明知道什么是善，却放弃不去做，明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勉励自己而去作恶。听他说出的言论都觉得正义凛然，考察其行为却没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不能免于这样做。所以圣贤教诲人，君子自立于世，学者讲析明辨事物，没有人不以此为当务之急。总体来说，希望人们都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言论，在上位的人想要不愧对在下的，在下位人想要不愧对亲朋好友，使彼此都能相互信任、倚赖，免去只能说而不能做的罪过。“顾”就是反过来观察。说话时顾虑到自己能不能做到的人，行事常常有不足，所以要谨慎言语，避免言过其实。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从不轻易地发言表态，他们以说了做不到为耻辱。做事时能顾虑到与自己所说的话是否一致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这类人要常常勉励自己的行为而使它不至于跟不上

言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先去实践自己想要说的话，等到真的做到了以后才把它说出来；孔子所说的把说得多、做得少视为可耻，是指言论不超过行为，那么行为常常有余地，言论也不会不够。就像《易经》的《谦卦》，山峦很高，要裁取多余的来抑制它。大地凹陷，要增益它使其变高。言论过多相当于山峦之高，行为不足相当于大地的凹陷。裁取多余的抑制它，勉励不足的来增进它，这就是中庸的道德，这样就稳固了。言行相应，谦谦君子，由此而尊崇显耀无人能及。言行相应，稳固笃实的外表。尊光是稳固笃实的德行，所以君子的言行相应就如《易经·谦卦》中所说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将其凿实。君子的言行也需要损有余而补不足来将其凿实。凿实了，就做到了言无不信，就会像《颐卦》所说的那样谨慎言语。做事都有结果，就做到了《易经·蒙卦》中的行动果断，这样人就具备了易象。而浅薄固守之小人的“言必信，行必果”，与上文的言论不大相同，为什么呢？君子的诚信是对自己诚信，小人的诚信是对外界诚信，就像尾生对女子讲诚信，魏文侯对虞人讲诚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爱好诚信而不爱好学习”，“君子讲大信，而不拘泥于守小信”，“平民百姓拘泥于小的信义”。君子的行为是他内在对自己诚信要求的结果，小人的行为是他对外界守信的结果。不过就像从一而终的女子，不怕死的公子伋、公子寿一样。他们是做事果敢而固执己见之人。君子的“言必信、行必果”是克制自己以至诚立身行事，付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努力诚恳做人，就像一日三省己过的曾子一样。顽固固守诚信、果敢之人说的就是乡党中的自满之人。其智慧不足，但勇猛有余。小石头的坚硬，普通人的固守是看似有所坚持，但又有些性情急躁的固守，这并不是《易经》中所说的“小人”。所以他们只能是次一等的被宗族中的人称赞孝

顺，乡里的人称扬敬爱兄长，还可以不被孔门抛弃。但他们与曾子、子思的学问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大禹、后稷亲自从事稼穡，尽心尽力为天下人服务。听闻一家人有争斗，都来不及将头发束好，将帽带系上，就去救护他们。孔子周游七十二国，也与大禹、后稷有一样的心情。当时像晋国六卿、曾国三家、齐国陈氏都以势力图霸天下，而孔子唯独以遵循尧、舜之道，大禹、后稷的想法为在世上行事的准则。南宫适通过观察发觉了孔子的想法，他不明说，而是婉转地提问。孔子当时也知道他明白自己的心意，所以不回答他。等他离开了才称赞他是崇尚道德的君子。不回答是自谦，一定要称赞他是因为不能埋没了他的尊贵德行。其谦恭超越了一般人，其见地非同寻常。樊迟在孔子门下学习。他应该学习颜回、曾子所学的内容，问颜回、曾子所问的问题。不得志的时候独善其身，发达之后就要心怀天下，这就是颜回、曾子的学问。不问这些问题，而用小人从事的稼穡之事去询问孔子。陈相放弃其本来所学的学问，而跟随许行学习，尤其被孟子斥责。樊迟身在孔子门下，不学习以从事脑力劳动而统治人的道理，却以从事体力劳动被人统治的道理请教于孔子，孔子怎么会不鄙视他呢？孔子如果不鄙视他，就会使天下人争相去学习陈相、许行，尧、舜、禹、汤、周武王治理天下的大道就没有人传承了。百姓没有共同遵守的大道，天地就没办法树立起道心了。顽固自守的小人尚有可取之处，樊迟这样的小人，其带来的流弊将会像洪水一样，这是孔子阻止他的原因。隐居不仕的士人为了维持生计难免要从事稼穡、园艺之类的事。就像舜、伊尹、陶潜、庞德公、诸葛亮等人一样。如果不能实现抱负，就在田野里从事农耕也无不可，但是将其作为学问就太过分了。孔子年轻时身份低微，常常做一些卑贱的事情，如耕耘田

地、养育牛羊、种植谷物蔬菜、打猎钓鱼之类的事情无所不为，无所不知。他年少之时一定曾从四处听闻过这些事情。樊迟请求学习的也正是这类事情。孔子的圣明哪里是老农民、老园圃能够比得上的。而他之所以斥责樊迟所问是错误的，是因为君子的学问是要为百姓树立共同遵守的大道，为天地树立道心，自然没有闲暇去耕稼了。在大禹、后稷时期，就仅仅是大禹、后稷。而在周朝衰落之时，则是为了存续道统。换个地方也是这样。讲论学问，不可以不详细。言必信，行必果是美德，但是有大小、虚实的不同。稼穡、园圃虽是人民生存之本，但君子没有空闲去从事。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这是果和信关系的高级层面。顽固自守的小人的行径是信、果关系的低级层面。言语能顾虑到行为，行为能顾虑到言语是信、果关系的实的一面。顽固自守的小人在这方面的所为是信、果关系虚的一面。大人、君子的信和果是反省自身克制自己，不期待信和果，但不会不信不果。小人的信和果是不懂得做反省自身、克制自己的思考，只做好高骛远、不同寻常的事情，他的乡亲都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信、果。但在君子看来，他们根本没有领略到道的精髓，这种不信不果的人太多了。名称虽然相同，其虚实则截然不同。行为虽然相同，其格局大小却大不相同。所以曾皙的狂放，不顾及言论，也不顾及行为，比顽固自守的小人还要过分。性情急躁之人的顾虑言论、顾虑行为和顽固自守的小人没有什么差别。顾虑言论和行为，这是美德，但有大小之分。这样信、果的大小也就不言而喻了。稼穡，舜和伊尹可做，但孔子门徒不可做，这是因为做事要合乎时宜。稼穡虽是人民生存之本，但孔子、孟子没有闲暇去从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在更加高远的地方。学者要深刻探求圣人的志向、道义的高

远，我现在才知道。虽不能做小人，但顽固自首的小人也不可抛弃。说圣人没有闲暇做耕稼种菜这样的小人，并不是看不起这种事。申生、荀息之死和东汉末的党锢之祸都是因没有跳出顽固自守的“言必行、行必果”而导致的，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真正领悟到了圣人、君子的大道。

[宋] 蔡节《论语集说》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集曰：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老农老圃，谓老于为农圃者。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故曰襁负。注疏：樊迟盖欲为许行之学，与民并耕者也。然不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夫子以小人讥之，而有及于礼义信之语。晦庵朱氏曰：农圃，小人之事也；礼义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下之所从也。上好礼，则笃乎恭逊，故民视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义，则动而得宜，故民心为之厌服焉；上好信，则诚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无敢欺焉。感应之机，固不远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国之民，四方之人亦将愿为之氓矣。其与役心于稼圃，所得孰多邪？然必俟其出而后言者，何也？因其有问也，自谓老农、老圃之不如，则固已拒之矣。迟不知，复问，虑其终不喻也，故又申言以警之。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请求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重视礼仪，老百姓就不敢不尊敬他；统治者只要重视道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只要重视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对待他。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来投奔，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稼呢？”

蔡节《论语集说》：“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老农民、老菜农就是长期从事耕稼和有种菜的人。襁是布织成的，用来把小孩背在背上，所以叫襁负。”注疏：“樊迟想要学习许行的学问，与老百姓共同耕种，但是分辨不清楚君子做的事和小人做的事。所以孔子嘲讽他是小人，并且说了与礼、义、信相关的话。”朱熹说：“耕稼和种菜是小人的事情，学习礼、义、信是大人做的事情。统治者崇尚什么，百姓就会崇尚什么。统治者若崇尚礼仪，就会表现得恭敬谦逊，百姓看到了就都会对他尊敬有加。统治者若崇尚道义，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符合时宜，老百姓就会心服他。统治者若崇尚诚信，那么诚意就会传达下去，百姓也会诚心待他，不敢欺瞒。这就离上下能够相互感应不远了。这样岂止得到了本国民心，各地的人也将会愿意做他的臣民。这与专心学习耕稼相比，所得到的东西，哪个更多呢？等到樊迟离开之后才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的问题，孔子已经用“不如老农民、老菜农”回答了，这就已经是在拒绝他了。但他还是不明白，还要继续再问，孔子担忧他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的用意，所以再次出言警示他。”

[宋] 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君子能为小人之所不能，而不能遍能小人之所能。盖君子之所能者，劳心也。小人之所能者，劳力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樊迟不知君子之道，而请学小人之事。夫礼以敬之，则民莫敢不敬；义以闲之，则民莫敢不服；信以结之，则民莫敢不用情。敬而后服。服而后用情，则将襁负其子而至，以为己役。虽不学稼，其忧无食乎？盖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樊迟之学稼，陈相之学许行，其能兼物物哉？宜孔子、孟子之所不许也。好礼，然后好义，好义然后好信。与《礼记》修礼，然后好义，好义然后体信同意，此学之序也。孔子曰：“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信以成之，行之序也。”《采菽》之诗，始言礼，中言信，卒言义，则待诸侯之道也。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请求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重视礼仪，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只要重视道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只要重视诚信，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对待他。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来投奔，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稼呢？”

君子能做小人做不到的事，但并不是小人能做的事，君子全都会做。君子能做的是劳心的事，小人能做的是劳力的事。脑力劳动者能统治他人，体力劳动者被他人统治。统治别人的人靠别人养活，被统治的人养活别人。樊迟不懂得君子的大道，而是请求学习小人做的事。用礼仪来敬重别人，则百姓没有敢不尊敬他的；用道义来规范行为，则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他的；用诚信来团结民心，则百姓没有不以诚待他的。尊敬之后就会服从，服从之后就会真诚相待，接着就会用襁褓背着儿女来投奔，归顺成为当地百姓。即使没有学习耕稼，又哪里需要担心没有食物呢？精通某种具体事物的人，可以让他来治理这一类事物；但精通道义的人，却可以治理各种事物。樊迟学种庄稼，陈相学习许行，能够精通各种事物吗？这应当是孔子、孟子所不支持的。先崇尚礼仪，然后崇尚道义，崇尚诚信。这和《礼记》中所说的实行礼仪，而后崇尚正义，崇尚正义而后体察诚信是一样的意思。这是学习学问的顺序。孔子说：“道义是本质，用礼来推行它，用信来成就它，这是做事的顺序。”《诗经·采菽》开头说礼，中间说信，最后说义，这是天子待诸侯之道。

[宋] 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七^①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若人。尚德哉，若人。”

善射荡舟，力也；躬稼，德也。南宫适贱羿、羿而贵禹、稷，尚德也。自其成德而言之，则曰君子哉若人。自其所言而言之，则曰尚德哉若人。禹与稷均曰躬稼，稷与禹均曰有天下者。禹暨稷奏庶艰食，则禹、稷之躬稼可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则稷谓之有天下可也。言禹、稷躬稼，与孟子言禹、稷三过其门不入同。言稷有天下，与太伯以天下逊同。夫微莫微于一身，大莫大于天下。羿、羿之力不足保其身，况天下乎。禹、稷之德足以有天下，况一身乎。适言而当，故夫子不答。厉王好稼穡，芮伯刺之；樊迟请学稼，夫子非之。何耶？好稼学稼，为利也；躬稼，为德也。《传》曰：“后稷封殖于天下。”

诠解

南宫适问孔子：“羿善于射箭，羿善于水战，最后都死于非命。大禹和后稷都亲自耕稼，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他的话。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是君子啊！这个人有德行啊！”

善于射箭、善于水战都是出力，亲自种植庄稼是德行。南宫适看不起后羿和羿，看重大禹和后稷，是崇尚德行的表现。从他崇尚德行这点来说，南宫适是君子；从他所说的话来看，南宫适崇尚德行。大禹和后稷都亲自耕稼，都是得到了天下的人。大禹和后稷都发现庶民的粮食匮乏，所以亲自从事耕种是可以的。周文王、周武王的功绩起源于后稷，所以说后稷得到了天下是可以的。说大禹、后稷亲自耕稼，和孟子说大禹、后稷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一样的意思。后稷得到了天下与太伯以天下谦让是一样的意思。微小不会比独自一人更微小，广大不会比天下更广大。后羿和羿的力量都不够保全自身，更何况是保全天下呢？大禹、后稷的道德足够得到天下，更何况是保全一人呢？南宫适的言辞恰当，所以孔子不回答。周厉王崇尚耕稼，芮伯讥讽他；樊迟请求学习耕种，孔子斥责他。为什么呢？崇

尚稼穡、学习稼穡是为了利益，亲自从事耕稼是为了德行。《左传》说：“后稷缔造了天下。”

[宋] 陈埴《木钟集》卷一^①

樊迟游圣人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然古之圣贤，若大舜、伊尹皆躬稼畝，习农圃事，何圣人深斥樊迟？遇此时，则习此事，游圣人之门，所学者何事。

诠解

樊迟在孔子门下学习，却去问种庄稼种菜的事，其志向非常鄙陋。但是古时候的圣贤，像舜、伊尹都曾经在田里亲自耕种过，学习园艺之事，为什么孔子要这样严厉地斥责樊迟呢？在什么时势下，就要相应地做什么事。在孔子门下学习，应该学的是什么呢？

[宋] 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下^②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敬乡楼丛书》本。

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段前辈论已详尽，大意道樊迟所见甚卑浅，意间道人君偃然在上，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则吾心有所不安，百姓将有所不服。欲得君民并耕，出入阡陌，与百姓同其劳苦，庶几享之而无愧。此亦可谓虑事甚密矣。其如所见太卑，若使天下之民敬服其上，莫敢不用情，如子弟力耕以供父母，则天下之农皆愿耕于其野矣。耕稼之事，自是老圃之职，何足以累君子之心。《礼记》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为君子者，正患无礼无义无信，斯民外服事其上，而中实欺之，则一旦涣然解散，却有可虑之理。若使礼义修明，信服民心，享天下之备奉，正是当然耳。”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请求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重视礼仪，百姓就不敢不尊敬他；统治者只要重视道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只要重视诚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对待他。要是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蜂拥而至，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稼呢？”

这一段前辈们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大意就是说樊迟的想法很浅薄，意在说君主高高在上，不需要耕种就有饭吃，不需要养蚕就有衣服穿，这样内心就会有所不安，百姓将会有所不服。想要让君主和百姓共同耕种，出入田地，共同经历劳苦，或许在

享受这些成果时才不会觉得愧疚。这可谓是考虑得很周到了。但他的想法就像看到的那样，甚是浅薄。如果天下的百姓都敬重、服从统治者，没有敢不诚心诚意的，就像子女努力耕种奉养父母一样，那么天下的农民都愿意在田里耕种。耕稼自然是老菜农的事情，哪里需要劳累君子的心智。《礼记》说：“后稷从事耕稼，天下世代以此为业，哪里是只有他一人在耕稼呢。”君子正担忧天下无礼、无义、无信，人民看似服从，其实内里在欺瞒统治者，那么一旦民心涣散，就值得担忧了。如果统治者能够修明礼义，民心诚信服从，那么他享受天下人完备的供奉，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宋] 戴埴《鼠璞》卷下^①

樊迟学稼

樊迟学稼学圃，子曰“不如老农、老圃”，且谓“小人哉，樊须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须无志于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谓不如农圃，则是真实之辞。古者，人各有业，一事一物皆有传授。问乐必须夔，问刑必须皋，农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麦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芑种褒发秀颖粟，各有前后之序。本末源流，特概见于《生民》《七月》。《周礼·职贡》曰：“稼穡、树艺，及任农以耕事，任圃以树事，是各有职。”老农、老圃，盖习闻其故家遗俗，穷耕植之理者也。此许行所以学农家，今以所传《齐民要术》，亦可想农圃之梗概。《管子·地员》一篇，

^① 宋刻《百川学海》本。

载土地所宜，比《禹贡》尤详悉。《亢仓子》说农道，大有意义。稼容足，耨容耷，耘容手，谓之耕道。人耨以早，使地肥而土缓。稼欲产于尘，而殖于坚。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畎欲深而端，亩欲沃以平。下得阴，上得阳，然后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长，强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扶疏，树饶不欲专生而独居。肥而扶疏则多秕，饶而专居则多死。其说禾黍稻麻菽麦，得时失时尤详且悉，与《吕氏春秋》大概略同。昔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艺文志》：“《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汜胜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传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须，遂谓无此学也。

诠解

樊迟请教种田、种菜之事，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老菜农，还说樊迟是小人。天下有大人做的事，也有小人做的事。孔子固然因为樊迟没有做大人的志向而看不起他，但他说自己不如老农民、老菜农却是实话。古时候，人各有自己的职业，一事一物都需要有人传授。学习乐，一定要向夔请教，学习刑法必须向皋请教，学习农事则必须向后稷请教才行。禾、麻、菽、麦、秬、秠、糜、芑这些农作物各有适合种植的土地。方芑、种褒、发秀、颖粟各有前后顺序。本与末，源与流都掌握在百姓手里。《周礼·职事》篇说：“种庄稼、种树。让农民去种庄稼，园圃去种树，各有自己的职事。”老农民、老菜农就是懂得耕稼、种植原理，家里有务农传统的人。这就是许行学习的农家。现在流传的《齐民要术》，也可以见到种庄稼、种菜的梗概。《管子·地员》一

文中记载的何种作物合适种在哪里，比《禹贡》记载的详细多了。《亢仓子》一文阐释耕种的道理非常有价值。行距之间种种子的时候要容得下脚，除草时要容得下锄头，收摘时要插得进手，就是耕道。在天旱的时候锄草，可使土地肥沃而土质松缓。庄稼要在细软的土中萌发，在坚实的土中生长。播种一定要小心，不能过密，也不能过疏。在覆土盖种方面，不能使土缺乏，也不能使土过厚。田地中间的沟要深而平整，亩要肥沃而平坦。这样禾苗在下面能得到阴气，上面能得到阳气，就会生长茂盛。禾苗出土成行就会长得快，强壮的和弱小的互不妨害，就会快速长大。禾苗在幼小时，以独生为宜。长起来以后要靠拢在一起，成熟时应相互依扶。锄草间苗的时候要安养先生的壮苗，去掉后生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种植，不要种得过稀使庄稼疯长。土地肥沃，庄稼又长势过旺，秕子就会结得多。土地贫瘠，而庄稼又挤在一起，禾苗就会死得多。这本书上介绍禾、黍、稻、麻、菽、麦的种植时令非常详细且全面，与《吕氏春秋》记载的大概相同。过去李斯要求史官把不是秦国历史的书都烧了，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没有烧掉。《汉书·艺文志》载：“《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汜胜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葵》一篇，共九家一百一十四篇。”总之，各家都有所传授。不可因为孔子鄙视樊迟，就认为没有农家这门学问。



[宋] 洪咨夔《平斋文集》卷十一^①

大人里居上梁文

天目山前，两乳拱帝王都；玉川城里，数间占神仙府。规摹仍旧，气象增新。谷隐老人万事任缘，一生守分。焚香读《易》，老去之意已消；把酒赋诗，醉来之兴不浅。虽烟云自足于别墅，而风雨不堪于敝庐。久怀问舍之心，忽有肯堂之请。拔贫作富，搜材杞梓之林；培下就高，拓址兰茝之圃。门前流水，屋上青山。可容高车驷马之归，可受玉带金鱼之谒。修梁肇举，好语欢传。

东，家近祥云杳霭红。千古溪山钟秀气，一庭梧竹贮春风。
南，水转山回护蔚蓝。客有可人来剥啄，扫花藉草共春酣。
西，天矫晴虹卧碧溪。脚力好山俱不尽，朝来佳气与云齐。
北，飞檐正与璇杓直。槐边消息我先知，橘里风光谁解识。
上，积善有根天所相。黄庭诵遍昼阴闲，十二行窝春盎盎。
下，老来倦学樊迟稼。大儿锄耨小儿耘，万顷心田收秬稷。

伏愿上梁之后，上慈下顺，内肃外雍。里社欢声之交畅，门庭庆事之常逢。丹桂孙枝，不断读书之种；苍松老干，长存好德之容。

 诠解 

^①《四部丛刊续编》本。

天目山前，双峰拱卫都城。玉川城里的府邸有如神仙府第。规模仍然是那样，但气象有所改观。谷隐老人一切事情都随缘，一生谨守本分。焚香读《易经》，不觉得自己已经老去。把酒作诗，醉后也很有兴致。虽然心情非常自足，像是住在别墅里，但破屋子已经不堪风雨了。常怀归隐之心，却突然有修缮房屋之请。改贫变富，搜罗各种好的木材。补足不够的，利用可用的，在兰茝园的基础上拓宽。门前建造了流水，屋上望出去可见青山。可以容得下驾四匹马的高车通过，可以承受得起高官显贵的拜谒。房屋竣工后，各种赞扬的话语流传开来。

东边，接近祥和的云雾缭绕的云彩。有溪水、山林，钟灵毓秀，一院子的竹子生机盎然。

南边，山环水绕，一片蔚蓝色。有客人来轻轻敲门，赏弄花草，共赏春色。

西边，飞腾的彩虹躺在碧绿的溪水上。脚力用不尽，好山也逛不尽。早晨飘散而来的吉祥之气与云层一样高。

北边，飞檐正与北斗星中的璇、杓二星成一条直线。槐树边的消息我可以先知道，橘树里的风光谁又能明白。

上方，素来积累了有善根，是天相中审查过的地方。遍诵《黄帝内经》后还是觉得白天很长，众多休息之所都春意盎然。



下方，老了之后懒洋洋地学习樊迟种庄稼。大儿子耕作，小儿子除草，在广袤的内心里收获稻谷。

只期盼房屋上梁之后，在上者慈爱，在下者顺从，内部严肃，外部和谐。乡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家里经常发生愉快的事情。就如同丹桂生发出新的枝丫一样，家里读书的种子不要断绝；如同绿色的松树的老枝干一样，崇尚道德的样子长存。

[宋] 胡次焱《梅岩文集》卷一^①

嗟乎赋

嗟乎！场屋为困贤能之地，科举为老英雄之术。亶哉斯言，盖未尝不书空而咄咄也。或者又曰：“既不关国家之气数，即当系一身之穷通。今以子文之美，其如子命之穷。命也不淑，文亦徒工。”予笑曰：“苟如子言，吾其卖书买牛，卖砚买犊，学樊迟之稼，耕子真之谷，少糊叔段之口，不负将军之腹。温饱可期，菽麦粗足，亦何至为诗书所误，自取挫辱。虽然，天下所赖者士，古今所重者儒。君待之而尧舜，民赖之而唐虞。山林兮长往，羌麋鹿其与居。此遗世独善之士，岂得时行道之徒。且吾闻之，玉一玉也，屈于厉武，而伸于成王；骥一骥也，困于盐车，而苏于孙阳。爨桐以焦而遭蔡，太阿久闭而逢张。时有利钝，顺之者昌。盍亦亲笔砚之几，启图书之箱，左经兮右史，夜烛兮晓窗。豁着道眼，硬着脊梁，气不可索，志当益强。昔者孟明焚济河之舟，冯异奋滹池之翼，皆愈挫而愈锐，故前失而后得。视吾囊而铁砚固无恙也，则亦可以一笑而自释。”

 诠解 

唉！科举是能困住贤能之才的地方，科举是能使英雄变老的手段。这句话实在是让人信服啊！这话是失望、懊恨的话。又有人说：“既然不关乎国家的气数，就应该关系到个人的困厄和显达。如今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命运却非常困厄。命运不幸，文章作得再好也没有用。”我笑着说：“要是真如你所说，我就卖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掉书籍和砚台去买耕牛，像樊迟一样学习耕稼，像郑朴一样种谷，让共叔段吃饱饭，不使打仗的将军挨饿。这样，温饱生活是可期，谷物基本够吃，何至于会被诗书所耽误，自取其辱呢？即便如此，天下最依赖的人仍是士人，古今各朝最重视的是儒者。君王如果依赖他们，君主就能成为尧舜；百姓要是依赖他们，人民就如同生活在唐虞之世。在山林里常住，与麋鹿一起生活，这类人是避世独善其身的士人，哪里是得到时机就能施行大道的人？而且我听说，玉还是同一块玉，楚厉王、楚武王就将其指为石头，楚成王就称其为美玉；千里马还是那匹千里马，拉盐车时被指为驽马，因伯乐孙阳的发现而成为名马。烧梧桐做饭的火烈之声，因被蔡邕听到才发现其实为良木；很久没用的泰阿剑因楚王临敌时的内心之威而喷薄出强大的威力。世上的时机都有利的或是不利的，顺势而为就能昌盛。为什么不亲近放了笔砚的桌子，开启装书的箱子，从早到晚都博览群书？睁开慧眼，硬着脊梁，士气不能消散，志向要更加坚定。过去秦将孟明视命令战士在渡过济河之后，就把船只全部烧掉，背水一战而大胜晋军。东汉名将冯异大败赤眉军，获得滹池大捷。他们都能做到越挫越勇，所以能先失败后成功。看看我的行囊里，铁砚台仍然很坚固，所以可以一笑释然。”

[宋]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二^①

樊迟从游舞雩之下章

问：“子张、樊迟崇德、辨惑之问，何故答之不同？”曰：

^① 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

“子张是矜张不实底人，故夫子于崇德，则告之以主忠信、徙义，欲收敛着实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恶人，只是好之恶之而已，未至于必欲其生，必欲其死处。必是子张平日于喜怒之间用心过当，故又告之以此。樊迟为人虽无所考，以学稼、学圃及夫子答问观之，必是个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难后获，此又以先事后得告之。盖鄙俗则有近利之意，粗暴则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诠解

有人问：“孔子对于子张、樊迟的崇德、辨惑的问题，为什么回答得不一样呢？”朱熹说：“子张是夸张不诚实的人，所以当他问到关于崇尚德性的问题，孔子告诉他的是忠诚、诚信和义气，这是想要收敛着做事，成为脚踏实地的人。以常人的情理来看，喜欢人、讨厌人就只是喜欢他、讨厌他而已，还没有到必须要他生、要他死的地步。一定是子张平时在喜怒之间表现得性情偏激，所以才这样跟他讲。樊迟为人如何，虽然无可考证，但从他询问学种庄稼、种菜以及孔子的回答来看，他一定是个粗鲁俗气的人，所以孔子告诉他要先经历困难，而后才能有收获，这又是告诉他有所为，才能有所获的道理。大概鄙陋俗气就会有求利的动机，粗暴就会有因为气愤而忘记自身安危的问题。孔子都是针对他们的缺点而教导他们。”

[宋]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三^①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

诠解

关于樊迟学习种庄稼的事，当时应该自有一种理解。与学习神农学说的人许行，倡导君民一同耕种的道理一样的。

[宋] 李樗《毛诗集解》卷十二^②

黄曰：“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以自养也，乌得贤？’观此，则知魏君之治近于许行，而欲为大貉、小貉也。樊迟请学稼、学圃，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魏君者，其亦知此理哉？”

诠解

黄说：“陈相见到孟子，向他讲述许行的言论，说：‘滕国的

^① 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

^②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国君的确是贤德的君主。虽然如此，还没有听说过他的治国之道。贤德的君主应和百姓一起耕种而获得食物，同时治理天下。现在的滕国有的是粮仓和收藏财帛的仓库，这是靠压榨人民来养活自己的，哪里称得上是贤君呢？’由此可知，魏国国君的治国用的是类似于许行的学说，想要实行二十税一的税制。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种菜，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不用真诚待他的。’魏国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吗？”

[宋] 李昉《文苑英华》卷七十^①

观农赋

佚名

岁起于东，丁壮就功，则知富民必资于廩实，强国亦在于年丰。是时也，杏花毓树，蒲叶抽丛。绕出凤城，疲道路之攸往；回瞻鹑野，知耕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绩，沟塍刻镂。耒耜交横，烟云辐辏。人沮溺而为伴，水郑白以分溜。一稔二米，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异南山之豆。观夫，田峻至喜，室家相欢。挥磁去莠，筑堰浇兰。野饷晓持于斜径，畚鍤暮荷于层峦。邻近山之树密，悦临流之地宽。葵腰镰而乍采，黍策杖而时看。且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济时敷播植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嵎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里农为二。俛彼甫田，习无不利。故土爰稼穡，含

^① 明刻本。

灵是资。岁稔则家知礼让，食足则国赞雍熙。无辞艰难，服先畴之畎亩；皆当储峙，救黎人之阻饥。九年殷忧于尧日，万箱发咏于周诗。迹忝门人，得承规于孔父；心将请学，恐贻责于樊迟。

❀ 诠解 ❀

新年伊始，青壮年男子开始劳作。由此可知，想要使民富裕，必须依赖囤满粮食的仓库，要使国家强盛，也须依赖丰收的年景。这时正是杏花开满枝头，蒲叶抽枝的时候。出了凤城，疲于路途之奔波，往回看秦地的田野，知道耕种是多么重要。平原与洼地交错，沟渠和田埂纵横。农具遍地，炊烟聚拢。这个画面多美啊！人们像春秋时期的隐士长沮和桀溺一样并立而耕，郑白渠从他们身边流过。一枚硬壳能结出两粒米，禾苗如同北里之禾一样丰盛。豆苗茂盛，杂草稀疏，结出的豆子和南山之豆不一样。看吧！管农事的官员欢喜，家家户户都欢乐。用锄头去掉杂草，建筑堤堰来浇灌土地。小路上清晨就开始野炊了，晚上还有人在层叠的山峦间扛着运土的工具搬运泥土。近处山上的树林很茂密，临近灌渠的地面很宽阔，这令人愉快。腰上插着镰刀，不时采摘秋葵。拄着手杖，不时可以看到黄米。人之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有用度的匮乏。想要抑制末业崇尚本业，就要懂得运用天时、地利的因素。具有文德的后稷，有济世救时教民种植的功绩。尧帝任命羲仲掌管东夷之地的事务。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中，食居第一。四民之中，农居第二。在这片一望无际的田地上，反复耕作并没有什么坏处。所以土具有载物、生化、收成的特性，有灵性的众生都可以滋养它。岁丰则家家户户都知道礼让，食物充足则国家就会和乐。不要害怕艰难，在先人遗留的土地上耕作吧！都应当储备物资以备需用，拯救百姓于饥馑之中。多年来深深地忧虑民无可

食，希望出现《诗经》中吟咏的造好车马万辆，装载粮食的丰收景象。我忝列圣门，从孔子那里承袭了旧规。想请教学习耕稼，但又怕招致如樊迟问稼般的责难。

[宋] 李过《西溪易说》卷五^①

“六二，不耕获，不灾凶，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无妄，诚也，实理也。尽人物之性于己也，有一毫求得于外，心便害无妄之体。耕而获灾凶，求得于外也。必无耕获灾凶之心，然后可以有所往。二以阴居阴，虽得中，然未实也。中未实，则必外求，因有此戒，故象曰未富也。樊迟之学稼，许子之并耕，皆耕获灾凶者也。

诠解

《无妄卦》第二爻爻辞：“不耕种而有收获，不开荒而有熟田，利用这样的机会，就会有所发展。”《象辞》说：“不耕种而有收获，是因为还不富裕。”“无妄”就是真实的道理的意思。尽量让人和物的本性作用于自己，只要有从外界获得哪怕一丝一毫东西的企求，那么心中便生出了无妄之体。耕种而有收获，开荒而有熟田，这都是企求从外界获得某种东西。一定要去除不耕种而有收获，不开荒而有熟田的心理，才有利于前往。第二爻的位置是阴位，这条爻又是阴爻，阴爻在阴位，虽然有从客方得到帮助的可能，但并不是实实在在地存在。有可能，但不是真实地存在，那么就一定会对外界有所求，因此才会有这样的告诫。所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象辞》说：“还不富裕”。樊迟请求学习耕稼，许行的君民并耕学说，都是期待耕种而有收获，开荒而有熟田。

[宋] 刘安节《刘左史文集》卷三^①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劳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劳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资劳力之所食；食人者，必资劳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通义，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焉者。然则君子于此，将安取乎？亦曰修其大者，而小者从之而已矣，又焉用稼为哉？子曰焉用稼，所以辟樊迟之问也。且尝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则心也；小民之事，以譬则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体不能以相通，则亦各司其任而已。耳司听，目司视，手司举，足司运，而心居中央，致思以制四体之用焉。不视不听，而耳目供其用；不举不运，而手足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于若心之制四体焉。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则四方之民望望焉，襁负其子而至，将为我保，岂不犹耳目手足之捍心腹者哉？故古之人有修孝悌忠信之道，虽不获用于世，犹传食于诸侯，不以为素餐者，其道素修也，又况得行其道乎？后之昧者，不知察此，有若许行为神农之学，欲与民并耕而食。孟子所以辟之者，宜矣。然则孟子者，其孔子之徒与。

诠解

有大人做的事，有小民做的事。耗费心智去治理别人的，是

^① 清乾隆四十四年钞本。

大人的事。耗费力气去养活别人的，是小民的事。治理别人的人，一定要借助于耗费力气的人去养活，养活他人的人一定会被耗费心力的人治理。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兼有这两方面。那么君子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取舍呢？又说：修行好大人之事，小人之事自然就会跟上，哪里还需要亲自从事稼穡呢？孔子说“焉用稼”是为了驳斥樊迟的问题。如果进行比喻的话，大人做的事就像心脏一样，普通人民做的事就像手、足、耳、目一样。一个人的身体，四肢虽不相通，但却各有各的作用。耳朵控制听觉，眼睛控制视觉，手控制举高放低，脚控制运动行走，而心脏在中央，通过思考来控制四肢的功能。他不看不听，耳朵和眼睛供其使用，不举高放低，不运动行走，手和脚供其使用。君子对待他的身体就像心脏管控四肢一样。如果用大人之道对待他的身体，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急切盼望，用布背着小孩来投奔，以保卫我，不就像手足耳目捍卫心脏一样吗？所以古代的人有修行孝悌忠信之类道义的，他们即使没有机会为世所用，也可以游走于诸侯之间。不认为他们是吃白饭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仅素来都在修行道义，泽被社会，更何况是获得君主的赏识而施行其道义呢？后来，昏昧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许行研究神农的学术，想要让君民共同耕种、吃饭。孟子驳斥得很对，孟子其实就是孔子的门徒。

[宋] 陆佃《埤雅》卷五《释兽》^①

羝

^① 明成化刻嘉靖重修本。

羝性好抵突，故从抵省字，从低省音。从低者，以低其角然后能抵突故也。《易》曰：“羝羊触藩，羸其角。九三，重刚而不中，又动以进也，故有羝羊之象。”然则上六亦曰：“羝羊。何也？盖大壮之极，疑于羝羊，犹坤之上六疑于龙尔。”《博雅》曰：“吴羊牡一岁曰牡羝，三岁曰羝。牝一岁曰牝羝，三岁曰牝羝。”谚曰：“智如禹汤，不如更尝。”是以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故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又曰：“亡羊治牢，未为晚也。”



诠解

公羊天性喜欢用角互相抵碰，所以字从抵，音从抵。从低是因为它会低下角来互相抵碰。《易经》说：“公羊强触藩篱，羊角钩在篱笆上。九三，位于阳刚之位而没有位于中位（即二、五爻位），但是又移动以发动进攻，所以有羝羊的样子。”但是《大壮卦》上六爻辞又说过：“羝羊是什么呢？强壮之极，对羝羊有怀疑，就像《坤卦》中上六爻辞对龙的怀疑一样。”《博雅》说：“公白绵羊一岁的时候称为牡羝，三岁称为羝。母白绵羊一岁的时候称为牝羝，三岁称作羝。”谚语说：“即使如大禹、商汤般才智过人，不勤于实践，也一无所获。”所以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即使是圣贤之人的智慧也有不能抵达之处，更何况普通人呢？所以说：“几次断臂后，就懂得医治断臂的方法。”又说：“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宋]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①

早春



旧学樊迟稼，新通汜胜书。
不成筹国论，且复爱吾庐。

 诠解 

过去像樊迟一样学习耕稼，现在又学习了《汜胜之书》。不能够再筹谋国家大事，就重新爱上我的居所，回归田园。

[宋] 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六^②

樊迟请学稼，夫子既拒之矣，复问学圃，此有以见古人朴廛夔然。孔子面责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责之。盖欲樊迟闻而知之，则听之力而为之坚。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孔子已经拒绝了，他又问学习种菜的事，由此可见古人的严谨质朴。孔子当面斥责他就可以了，何必等他离开之后才斥责。大概是希望樊迟听到之后能理解，听得越明白做事的时候就会越坚定。

[宋] 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①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广野轩

张之才

城隅荒僻地，潇洒一时虚。
雅有林泉乐，闲同郊野居。
小园春自好，幽径客来疏。
不学樊迟稼，虞卿喜著书。

 诠解 

城郊的荒僻之地，住着潇洒又清静。有山林、泉水之乐，闲适得如同在郊野居住着一样。小园子里的春色正好，幽静的小路很少有客人。不学樊迟学习稼穡，要学战国时期的游士虞卿撰写书籍。

[宋] 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七^②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去声，下同。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音扶。如是，则四方之民襁居丈切。负其子而至矣。焉于虔切。用稼？”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用情，不欺也。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子背者。

农圃，小人之事也；礼义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者大，则在下者莫敢不承，四方之民从之如归矣，何以稼为哉？孟子之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辟陈相，正是此意。

❀ 诠解 ❀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园圃。”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是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仪，则百姓没有敢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则百姓没有敢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则百姓没有敢不对他真诚以待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用襁背负着他的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亲自去耕稼呢？”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用情就是不欺骗。襁是用缕织成，把小孩背在背上的器具。

耕稼和种菜是小人做的事。礼、义、信是大人做的事。如果在上的人所崇尚的是大人的事情，那么在下的人就没有敢不秉承的，各地的百姓就会如同回家一样追随他。哪里还需要亲自学习稼穡呢？孟子驳斥陈相也正是这个意思。



[宋] 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十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①

论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

^① 明成化刻本。

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失，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苦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感，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谨论。

 诠解 

有评论说：“世界上有大人做的事，也有小人做的事。事越大，身体越轻松，责任就越重；事越小，身体越劳累，责任就越轻。”大到天子，小到农夫，各自有分内之事，不可以乱来。责任重的人身体不可以不安闲，不安闲就没办法承担天下的重大责任。责任轻的人身体不可以不劳累，不劳累就没办法解放责任重大的人。这二者就像是人心在内部思考，手脚随之在外行动一样。所以说不耕种就有饭吃，不养蚕就有衣穿，君子不认为这有什么羞愧的，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重大。从尧舜一直到现在，这一点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后来学问衰微、道义松弛，诸子的智慧难以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大义，而只能理解其直观之处。他们认为统治者都应当吃糙米，穿粗布衣服，与农夫一同耕种来治理天下，以一人之身承担百官需要做的工作。大概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曾亲自受业于孔子的樊迟尚且对这种说法感到迷惑，还向孔子请教学习耕稼的事情。孔子知道这种说法将会传播至全天下，所以极力论说其弊，严厉地予以驳斥，认为“统治者只要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只要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只要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不对他真诚以待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亲自种庄稼呢？”而我认为礼、义、信足以成就德性，但樊迟所做的是急切地学习耕稼，这是为什么呢？是为粮食不够吃，百姓有得过且过之心且对待统治者态度轻慢而忧虑吗？是为统治者独享荣华富贵而百姓独自劳苦而忧虑吗？是为统治者不亲自从事耕稼却让说空话不足以劝诫百姓耕稼而忧虑吗？这三个忧虑都是世俗的私自忧虑过多而已。君子用礼制治理天下的责

任就是使尊贵的人习惯尊贵，卑贱的人安于卑贱，百姓轻慢统治者的问题并不值得忧虑。统治者凭借道义处于天下之正位，即使以一国作为他的俸禄，自己也不觉得多，即使领取守关巡夜之人的俸禄，自己也不觉得少。这样百姓独自劳苦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忧虑了。统治者用诚信来统合天下人的困惑，使内心有所疑思的人在外在上一定有所表现，使名称或名义与实际内容一定相符，那么说空话不足以劝诫百姓耕稼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忧虑了。这三者足以成就德性，所以说：“这三个忧虑都是世俗的私自忧虑过多而已。”

[宋] 苏辙《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①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导之无术，故樊迟请学为稼，又欲为圃，而孔子从而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肃；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释之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然要其终，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终莫能易其说。盖孔子之于卫，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于鲁，常欲彻，而鲁君非之矣。何则？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则取利

^①《四部丛刊》景宋钞本。

多而民不知；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则事有渐而后无弊。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为不然。若观于孟子，而求其所以辩许行之说，则夫农圃之事，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许子欲使君臣并耕，饗飧而治，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为忧。尧得舜，舜得禹，而礼义流行，忠信洋溢，则天下之民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不督之圃而自为圃，而何至于身服农圃之劳，而忧农圃之忧哉？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亦足以见其无术矣。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恭，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而况农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为之于远，则功可成；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则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从事于农，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

诠解



周室衰微，所有教化百姓的用具（礼法）已经废止，天下到处攻伐不断，百姓都舍弃本业，追求末业。当时的君子想要拯救天下之弊，但因太过急切，以致方法失当。所以樊迟请求学习耕稼、种菜，而孔子讥讽他说：“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只要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只要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只要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不对他真诚以待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背负着孩子蜂拥而至，哪里还需要亲自学习耕稼呢？”后人解释说：“礼、义与信足以成就德性，哪里还需要种庄稼呢？”唉，仁者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常常觉得他太过迂阔，而不能切实

施行，最终却发现其取利颇多而没有什么弊端，所以终究不能改易仁者的学说。孔子到卫国执政，一直想要正名，招来了子路的讥笑；冉求在鲁国一直想要帮助季氏改革田赋，遭到了鲁国国君的反。这是为什么呢？卫国的乱象并不是正名就能安定的，鲁国的饥荒也不是改革田赋就能拯救的，但是想要天下没有饥荒和战乱，除了正名和改革没有其他办法。樊迟想要通过做农民和园圃，来为百姓寻得富裕之路，而孔子以礼仪、道义、诚信来回答他的提问，天下人都认为他愚钝。我却不以为然。若是察看孟子驳斥许行君民并耕的学说，那么耕地、种菜之事是通过施行礼仪、道义、诚信来达成的。为什么呢？许行想使君臣一起耕稼、吃饭来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樊迟想学的吗？而孟子以尧、舜并没有醉心于农事，尧因为得不到舜这样的人而忧虑，舜因为得不到禹这样的人而忧虑来回应许行的言论。尧得到舜，舜得到禹，那么礼仪和道义就会流布天下，忠贞和诚信就会弥漫天下，百姓将不用劝诫自然就会去耕种，不需督促自然就会去种菜，哪里需要亲自劳作，担忧农事呢？想要劝诫天下人耕种而选择亲自去耕作，也足见其无能了。古代的圣人治理国家，只要推行礼仪，百姓就会对他恭敬有加，这样就能做到自由地役使他们；只要施行道义，百姓就会服从他，百姓即便劳苦也不会有怨言；只要讲究诚信，百姓就会真诚待他，上下相互理解，教化就容易施行。这三种德性既然已经养成，那么即使让百姓赴汤蹈火，他们也无怨无悔，更何况是让他们从事耕种、园圃之事呢？想要成就功业而目光放得长远，那么功业就会建成。想要做一件事而目光短浅，就会出现很多错漏。现在想要君子和小人都去从事农业，那天下的百姓由谁来治理呢？

[宋] 苏辙《古史》卷三十二^①

樊须，字子迟，齐人也。少孔子三十六岁。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未达，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而问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苏子曰：“樊迟之学为农圃，盖将与民并耕而食欤。此孟子所谓许行之学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皋陶为己忧。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此孔子所谓樊迟小人也。”

 诠解 

樊迟，字子迟，齐国人，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他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他问孔子什么是智，孔子说：“懂得人。”他没有明白，孔子进一步说：“选拔正直者，弃置邪曲者，能使邪曲者不得不归正。”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把刚刚发生的一切转达给他，并问孔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老师这话深奥呀！舜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最终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之人因此而难以立足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最终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之人因此而难以立足了。”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请求学习种菜，孔子

^① 宋刻元明递修本。

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离开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不对他真诚以待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孩子来投奔的，哪里还需要亲自种庄稼呢？”

苏子说：“樊迟学习耕稼、种菜，是想和百姓一起耕种养活自己。这就是孟子所驳斥的许行的学说。孟子说：‘有大人做的事情，有小人做的事情。尧因为得不到舜的辅佐而忧虑，舜因为得不到皋陶的辅佐而忧虑。担心百亩田的种植不容易的是农民。’这就是孔子说樊迟是小人的原因。”

[宋] 王之望《汉滨集》卷三^①

策问四首

问：“昔夫子抱帝王之道，郁不得施，退修六艺之教，稽之前圣而不悖，垂之后世而不诬。使其一旦得志，举而措诸事业，则平日之空言，皆致君泽民之具也。惟圣人多变，不可执以一端，故容有可疑者焉，且豳诗《七月》言稼穡艰难之业甚详，然樊迟学稼则鄙而不予，何周公陈于成王，而夫子不以告门人邪？《周官·司马》教军旅战陈之法甚备，然灵公问陈，则拒而不答，何周公掌以六卿，而夫子不以告时君邪？虞舜命皋陶，穆王命吕侯，著于《尚书》，是圣人不能废刑矣，而夫子则不取齐之以刑者。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系于《周易》，是圣人不能遗利矣，而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夫子则罕言之。夫《诗》《书》《易》，夫子所修。舜、周公，夫子所法，顾不同如是，而不知夫子见用于时，于是四者将忽而不务欤，则何为而存诸经也？如皆用之，则与平日之言亦相戾矣。抑穷达之际，所施异宜，所言非所用，所用非所言乎？二三子方将行其所学者也，其必有以知圣人矣。请详以告我。”

❀ 诠解 ❀

有人问：过去孔子抱有得君行道的理想却郁郁不能施行，退而求其次，修学六艺和收徒授学。遵循以前的圣人的教诲不违背，流传后世而不假，一旦让他得志干一番事业，那么平日里所说的空言，都可成为辅佐国君使其成为明主和泽被人民的工具。圣人是多变的，不可以执着于其某一个方面，所以或许有一些令人疑惑之处。《诗经·豳风·七月》中对耕稼之艰难讲得非常详细，但是孔子却鄙视樊迟学习稼穡，并且予以驳斥。为什么周公对成王说的话，孔子却不告诉弟子呢？《周官·司马》讲述军旅战备的方法甚是详细，但是灵公问阵法的时候，孔子却拒绝，不肯回答，为什么孔子不肯把周公掌管统军执政官六卿的事情告诉当时的君主呢？虞舜任命皋陶为士师，周穆王任命吕侯为司寇，《尚书》中都有记载，圣人是不能够废除刑法的，但孔子却不学习圣人用刑法来整顿天下。聚笼人才要依靠物质利益，管理财物、匡正言辞，禁止民众为非作歹要靠礼仪，《周易》中说得很清楚，所以圣人也不能不谈利，但是孔子却很少谈及。《诗》《书》《易》都是孔子编修的。舜、周公是孔子效法的对象，但是孔子又与他们的主张有如此大的不同，如果孔子有机会得君行道的话，难道要把耕稼、战阵、刑法、理财这四个方面都忽略吗？如果不是，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写进经书里呢？如果都不忽略的话，那他所做的和他平时的言论就是相悖的。难道是在处境困厄与通达之间，所实施的应当各不相同，所说的应当不是他所践行的，所践行的不是他所说的吗？有几个人想要将其所学应用于实践中，这世间一定有真正了解孔子的人，请详细地告诉我这些问题的答案。

[宋]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二十六^①

临川王氏曰：“申屠负石赴河，仲子辟兄离母，是行怪也。君子必遵中庸之道，行之悠久，不为变易。苟半途而废，非君子所为也。昔子贡谓孔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而请少贬焉。公孙丑谓孟子宜若登天然，使人不能几及。此二子者，不知孔孟遵中庸之道而行之，故反欲贬之也。樊迟请学稼，此盖废圣人之道，欲学野夫之事，故夫子鄙之。”

诠解

临川王氏说：“申屠狄抱着石头跳进水里，陈仲子避开哥哥远离母亲，他们行为怪异。君子必然会遵守中庸的大道，中庸大道已经践行很久了，没有变更过，如果半途而废，就不是君子的行为。过去子贡说孔子的大道至高至大，整个天下都容纳不下，所以希望进行一些减损。公孙丑说孟子的大道大概像登天一样，让人可望而不可即。这两个人不知道孔子、孟子是遵循中庸之道行事的，所以反而想要减损之。樊迟请求学习稼穡，是要废止圣人的大道，去学习山野农夫做的事，所以孔子鄙视他。”

[宋] 杨时《龟山集》卷十《语录》^②

问：“子贡货殖，诚如史迁之言否？”曰：“孔门所谓货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岂若商贾之为哉？”曰：“樊迟请学稼、学

^① 清《通志堂经解》本。

^②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圃，如何？”曰：“此亦非为利也，其所愿学，正许子并耕之意，而命之为小人者，盖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当务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 诠解 ❀

问：“子贡经商的事是否真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答：“孔子门下的所谓商人，只是其中没有能完全忘掉追求利益的人，哪里像真正的商贾所做的事呢？”问：“樊迟请求学习耕稼、种菜，又是怎么回事呢？”答：“这也不是为了追逐利益。他想要学习的正是许行的君民并耕学说。说他是小人，是因为耕稼、种菜是小人该做的事，而不是君子该做的事。君子劳累心智，小人劳累体力。”

[宋]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①

按：东坡所试题，一曰《王者不治外裔》，二曰《信礼义以成德》，三曰《刘恺、丁鸿孰贤》，四曰《礼以养人为本》，五曰《既醉备五福》，六曰《形势莫如德》。五题俱精贵，惟《形势莫如德》，东坡误认以为出于《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于《吴起传》，而特不记其出于传赞之束句，俗谓子由不记。《信礼义以成德》出《论语》“樊迟请学稼”下注。东坡因老兵斟铜蟾溢砚，坡恚曰：“小人哉！”子由遂悟。虽六题有此，然其说亦不经，与所传管子事一也。《刑赏忠厚之至》，盖省试论，非制科题云。

^① 清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

◆ 诠解 ◆

苏轼所作策论的题目，第一是《王者不治外裔》，第二是《信礼义以成德》，三是《刘恺、丁鸿孰贤》，四是《礼以养人为本》，五是《既醉备五福》，六是《形势莫如德》。前五个的出处都非常精准，只有《形势莫如德》一文，苏轼误认为出自《诸侯王表》。苏辙知道其出自《吴起传》，但并没有记录它出自《吴起传》赞文的末句。一般都认为是苏辙忘记了。《信礼义以成德》出自《论语》“樊迟请学稼”下面的注解。苏轼因为老兵往铜质的蟾蜍外形的砚中滴水过多而恼怒地说：“真是小人啊！”苏辙于是开悟。虽然一般来讲，六个策论的题目是上面所说的这六个，但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就是正确无误的。这与后世所流传的管子的事迹是一样的道理。《刑赏忠厚之至》是在省试时所作策论的题目，而不是制科考试时的题目。

[宋] 佚名《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六

樊迟学稼圃^①

颍滨曰：“樊迟之学为农圃，盖将与民并耕而食欤？此孟子所谓许行之学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此孔子所谓樊迟小人也。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诠解 ❧

颖滨说：“樊迟想要学习种耕稼和种菜，大概是想要与百姓共同耕种养活自己吗？这就是孟子所驳斥的许行的学说。”孟子说：“有大人做的事，有小人做的事。尧因为没有得到舜的辅佐而担忧，舜因为没有得到皋陶的辅佐而担忧。因为耕种百亩田地不容易而担忧的人是农夫。”这就是孔子说樊迟是小人的原因。

[宋] 尹焞《和靖集》卷五

师说上^①

先生曰：孔孟门第，更无隐情，有疑便问。且如短丧学稼，樊迟、宰我岂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盖心有疑，不得不问，若不问，则终于自信矣。又如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丑岂不知，亦见管、晏之功大，故举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后，方知孟子之志在于道，而不在于功。后之人有所进益，亦公孙丑之力也。

❧ 诠解 ❧

先生说：孔孟的门下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只要有问题就能问，而且像缩短丧期，学习耕稼这样的提问，樊迟和宰我难道不知道这是小人做的不讲仁德、道义的事吗？大概是心中有疑问，所以不得不问，如果不问的话，所疑惑的事情最终会变成自己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相信的事情。又如公孙丑问孟子：“如果您在齐国掌权，管仲、晏子那样的功业，能再次建立起来吗？”孟子毕生的志愿是学习孔子，公孙丑难道不知道吗？不过也可见管仲、晏子的功业之大，所以公孙丑以他们为例来与孟子比较。公孙丑得到了孟子的回答之后，方知孟子的志向在于施行大道，而不在于成就功业。后世的人于此有所长进、收获的话，也是公孙丑的功劳。

[宋] 张栻《癸巳论语解》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圃之意，以为在上者当厘力以先民也。夫子答以不如老农、老圃，谓非君子所当事者也。樊迟既出，而复申言之者，迟无以复，而义有未尽也。小人云者，为其所见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从也，而有弗从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礼，则笃于恭让，故民视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义，则动而得其宜，故民心为之厌服焉；上好信，则诚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无敢欺焉。感应之机，固不远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国之民，四方之人莫不愿为之氓矣。区区欲下从农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稼穡、种菜的意思，是认为统治者应该勤勤恳恳务农，做人民的表率。孔子回答说自己不如老农民、老园圃，是说这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樊迟离开后，孔子却又再次解释刚说过的话，是因为樊迟对他的话没有回应，他想阐发的道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义还没有说完。说他是小人，是因为樊迟所看见的都是小人该做的事。孟子所说的“有大人做的事，有小人做的事”，正是这个意思。统治者所崇尚的东西，就是百姓会跟从学习的东西。如果有不跟从的，还是因为统治者崇尚的程度不够深。统治者崇尚礼仪，他就会恭敬谦让。百姓看到了，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那么一举一动都会合乎道义，民心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那么诚意传达到下面，百姓也会真诚以待，而没有敢欺骗他的。如此则上下沟通感应的时机就不会远了。所以不仅仅是得到本国民心，各地的人民也没有不愿意做他的臣民的。单纯想要以从事耕稼、种菜这样的事情来换取民心的人，格局还是太小了。

[宋] 张栻《孟子说》卷三^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以毳织之。或曰草衣也。捆屨。捆，犹叩掇也。叩掇，使屨坚也。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厉，病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钱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舍，止也。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

许行之说，初若浅近，而乃盛行于时，从之者数十人。以滕文公之贤，一入其语，惑而不可解。陈相师周公、仲尼之道，一旦尽弃其学以从之，其所以能动人者，果何故哉？盖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远慕古初而烛理不明见，世有神农之说，不知其为后世传习之谬，则从而祖述之。以谓农者天下之本，善为治者必使斯民尽力于农，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当使民劳而已逸，以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后世所及。此其说若高而有以惑于人者也。樊迟请学稼，微夫子救之，盖亦几陷于此矣。嗟乎！帝王之道如长江、大逵，无往而不达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异端之说如断港荒蹊，卒归于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为故耳。愚每读至此章，未尝不为滕文公惜之。夫文公一闻孟子性善之论，而不忘于心，闻丧纪之隆而知是诚在我，以至于问为国，讲井地，而使远方之人或执耒耜以愿为之氓，亦可谓贤君矣。而不克终用孟子之说，寂然无闻于后。意者许行之言有以夺之也，曰文公与之处，则知文公盖亲而信之矣。文公虽警省于孟子之论，而初未有得于中也。惟其未有得于中，故他人得而移之。原文公之惑许行，盖亦志于为治者，惟其烛理不明而不自知其非也。许行之论以谓贤者当与民并耕而食，饗殍而治，以有仓廩府库为厉民以自养。孟子因陈相之论而明辨之，非特以祛陈相之惑，抑庶几文公闻之，而有以悟其失耳。则问之以必种粟而后食乎？则应之

曰：“然。”问之以必织布而后衣乎？犹有以遁也。曰：“许子衣褐。”问之以冠乎，曰：“冠。”问之以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又问之田，许子奚为不自织？而其说固穷矣。盖许子岂但食粟而已乎？其不可无衣冠明矣。许子之衣冠，独不资诸人乎？则又就其食粟而问之。许子之粟，亦必种而后成，炊而后可食也，则其种与炊之具，又岂得不资诸人乎？以粟易械器，不为厉陶冶，而以械器易粟者，岂得为厉农夫乎？盖百工各以其事而通有无者，天下之常也。许子若但欲专以种粟为事，则何不陶冶以自治其具，使凡所以为粟者，皆取足于己之家而用之，而至于纷纷交易，又何其烦与？至此理之不可行者，不复更可迁就，故陈相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而其情无所遁矣。于是明义以喻之曰：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夫以百工之事，犹不可耕且为，则治天下之不可以耕且为亦明矣。至此而许行之说将安所措乎？

诠解

有个奉行神农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上门对文公说：“我这个大老远来的人听说您正在实行仁政，希望能得到一个住所，成为居民。”文公给了他房屋。他的门徒有几十个，都穿着麻衣，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耒耜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文公说：“听说您正在实行圣人的政治，这也是圣人了，我希望做圣人的侨民。”陈相见了许行，十分高兴，完全抛弃以前的学问而向许行学习。陈相见了孟子，引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确实是个贤明的君主，尽管如此，他却不真懂得道理。贤人是和老百姓一同耕作才吃饭，自己做饭，又治国理政。现在滕国有粮仓，有库房，这是残害人民来养活自己，这又怎能称得上贤明？”孟子说：“许子一定自己

种庄稼才吃饭吗？”陈相说：“对。”“许子一定自己织布才穿衣吗？”陈相说：“不。许子穿麻衣。”“许子戴帽子吗？”陈相说：“戴。”孟子说：“戴什么帽子？”陈相说：“戴白帽子。”孟子说：“是自己织的吗？”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那会耽误耕种。”孟子说：“许子用釜甑做饭，用铁器耕田吗？”陈相说：“对。”“是自己造的吗？”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农夫拿粮食交换（生活、生产所需的）器具，不算是侵害陶工和冶匠；陶工和冶匠也拿他们的器具交换粮食，难道就是侵害了农夫的利益了吗？再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制陶、冶铁，停止样样东西都从自家屋里取来用？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陈相说：“各种工匠，本来就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又干别的事情。”

许行的学说，刚开始看起来容易理解或执行，所以盛行一时，跟从他学习的有数十人。以滕文公那样贤明的人也被他的话蛊惑，而一时没能明白过来。陈相一开始学习周公、孔子的大道，他能迅速完全放弃之前所学，去跟从许行学习。许行的学说如此诱惑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自己本来也是清苦高洁的士人，仰慕古代学说，但对其事理却没有真正搞明白。世上有神农的学说，但是他却不知道后世传承下来的有一定的谬误，而去盲目地效法。于是就说农业是天下之本，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会使百姓尽力从事农业，但人君必须亲自耕种为天下做表率，不应当使人民劳累而自己舒适。自以为这就是用大道来治理天下，但后世不可能做到。这就是许多学说看似高明而能够迷惑到人的地方。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如果不是夫子救助他，他也会陷入这种学说的误区了。唉！帝王的大道就像长江和大地，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这是因为它说的是天理。异端学说就像水流不相通的港汊和小路，终究是不可以推行广大

的，这是因为它是私心揣度而施行的。我每次读到这一章，总是为滕文公感到惋惜。文公听闻了孟子的性善论后，始终牢记在心，听闻儒家对丧事的敬重，就明白办丧礼最重要的是自己诚意的问题。以至于还问到如何治理国家和井田的问题，使远方的人民背着农具甘愿来做他的臣民，也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了。但因他没有将孟子的学说推行下去，所以在后世寂寂无闻。大概许行的学说夺走了孟子学说在他心中的地位。据说，看滕文公与许行的相处，就知道他是亲近并且信任许行的。文公虽然被孟子的言论警醒，但刚开始并没有了解其中的精髓。正因为没有理解到精髓，所以被他人动摇了。本来文公被许行蛊惑也只是因为他一心想治理好国家。只因他没有明辨事理，才不自知误入歧途。许行的学说主张贤明的君主应该与百姓一同耕种、吃饭来治理天下，认为设置众多粮仓、财库是剥削人民来养活自己。孟子因为陈相的言论而明辩其非，并不是要特意去除陈相的迷惑，大概也是想让滕文公听闻自己所说，进而有所醒悟。孟子问陈相，“许行一定要亲自耕种之后才吃饭吗？”陈相说：“是的”。问：“一定会织布之后才穿衣吗？”此时陈相已经有所回避，说：“许行穿褐衣。”问：“他束冠吗？”陈相说：“束冠。”又问：“戴什么帽子？”回答说：“白帽子。”孟子又问：“是自己织的吗？”接着又问到耕地的问题，问许行为什么不自己织帽子。陈相至此已经词穷。就算许行只吃粟米，但他不可以没有衣冠穿戴，这件事已经明了了。许行的衣冠难道不是别人做的吗？于是孟子又问许行吃粟米的事情。许行所吃的粟米也必然是要先种植之后才能成熟，烹饪后才能吃，那他的种植的工具和炊具难道不是别人做的吗？用粟米交换工具，不是在侵害陶工和冶匠的利益吗？用工具交换粟米的人，难道不是在侵害农夫的利益吗？各行各业的工匠以他们所从事的事和他人互通有无，这是天下的常理。许行要是想专门种植粟米，为什么不自己制陶、

冶铁，停止样样东西都从自家屋里取来用呢？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行这样不怕麻烦呢？话讲到这里，许行的道理行不通已经很明白了，所以陈相说：“各种工匠本来就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又干别的事情。”至此，事情的情理已经到了没办法再继续辩论下去的地步了。于是孟子把道理明白地告诉他说：“难道唯独治理天下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干别的事情吗？各种工匠尚且都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又干别的事情，那么治理天下的人从事耕稼也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至此，许行的学说又该放在哪里安置呢？

[宋] 赵顺孙《四书纂疏·论语纂疏》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声。夫，音扶。襁，居丈反。焉，于虔反。

礼义信，大人之事也。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辅氏曰：“在己者皆尽其道，在下者各以其所类应之。谓正己而物正者，非有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子于背者。○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 诠解 ㊦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小人就是小民，就是孟子所说的做小人之事的人。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对他真诚以待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自己的儿女前来投奔，哪里还需要自己种庄稼呢？”妇，玄声。夫，读作扶。襁，居丈反。焉，于虔反。

礼义信是大人需做的事。辅氏说：统治者崇尚道义，那么事情就能处理得合乎情理。情即真情实意。尊敬、服从、真诚相待，大概是对大人好礼、义、信的回应。辅氏说：“统治者自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推行大道，普通百姓各自根据自己所属的类型或种类而回应之。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天下万物便随之端正的人，要不是有圣贤之人的德性，谁又能做到呢？”襁褓是用布织成的，用来把小孩背在背上的器具。○杨氏说：“樊迟拜在圣人门下，却想学习耕稼、种菜之事，志向鄙陋。孔子拒绝并驳斥他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在他出去之后说他的不是呢？对于他所问的问题，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民、老菜农就已经是拒绝的极致了。樊迟的学问恐怕难以到达这个层次，又不能举一反三，所以就不再回答他了。等到他已经出去，又怕他始终不明白其中的真谛，真的去找老农民、老菜农学习，那错得就更离谱了。所以再说几句，使人们知道前面的话是意有所指的。”

[宋] 赵善括《应斋杂著》卷六^①

虎啸风生，龙跃云飞，时不再来。试凭高望远，长淮清浅，
伤今怀古，故国氛埃。壮志求申，嫫姚未老，早以家为何谓哉。
多应是，待着鞭事了，税驾方回。

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似南阳高卧，莘郊自
乐，磻溪韬略，傅野盐梅。植杖亭前，集山楼下，五桂三槐次第
栽。功名遂，向急流勇退，肯恁徘徊。

^① 《豫章丛书》本。

❧ 诠解 ❧

猛虎长鸣，威风四起，龙在云层间腾飞，这样的时机不会再来一次。站在高处望远方，淮河水清澈见底，感叹今日怀念过去，曾经的家国已是尘埃。想要实现远大的志向，霍去病还没有老去，早早地置办家业做什么呢？应该等到战胜了外敌，再解驾停车回来。

你称自己的居所为稼轩，可叹你要像樊迟一样学习耕稼，却没有真正领悟其中的真谛。你要像诸葛亮一样躬耕南阳，像伊尹一样在莘野自得其乐，像姜太公钓鱼得遇成王，像傅说一样被武丁拔擢。在亭前拄着拐杖，站在集山楼下，把桂树、槐树次第栽好。等到功成名就就会急流勇退，怎肯多徘徊一下。

[宋] 真德秀《四书集编·论语集编》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声。夫，音扶。○礼义信，大人之事也。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襁，纒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南轩曰：“小人云者，为其所见者，小人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从也。上好礼，则笃于恭让，故民视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义，则劲而得其宜，故民心为之厌服焉；上好信，则诚意交孚，故民亦用其情而无敢数焉。感应之机，固不远也。盖好德者，人之公心，视迟之欲下从农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远矣。”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小人就是小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做普通的事情的人。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不真诚待他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儿女来投奔，哪里还需要自己种庄稼呢？”好，去声。夫读作扶。○崇尚礼、义、信是大人做的事情。崇尚道义那么事情能处理得合乎情理。情即真情实意。百姓尊敬、服从、真诚相待，大概是对统治者好礼、义、信的回应。襁是用布制成的，用来将小孩背在背上的器具。杨氏说：“樊迟拜在圣人门下，却想学习耕稼、种菜之事，志向鄙陋。拒绝并驳斥他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在他出去之后说他的不是呢？对于他所问的问题，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老菜农就已经是拒绝的极致了。樊迟的学问恐怕难以到达这个层次，又不能举一反三，所以就不再回答他了。等到他已经出去，又怕他始终不明白其中的真谛，真的去找老农民、老菜农学习，那错得就更离谱了。所以再说几句，使人们知道前面的话是意有所指的。”张南轩（张栻）说：“小人能看见的就是小人能做的事情。统治者所崇尚的东西，就是百姓会跟从学习的东西。如果有不跟从的，还是

因为统治者崇尚的程度不够深。统治者崇尚礼仪，他就会恭敬谦让，所以百姓看到了，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那么一举一动都会合乎道义，民心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那么诚意传达到下面，所以百姓也会真诚以待，而没有敢欺骗他的。如此则上下沟通感应的时机就不会远了。喜好德性是人的公正之心，从樊迟想要就下学习耕稼以求获得民心的事来看，离得民心还很远。”

[宋] 真德秀《四书集编·孟子集编》卷五^①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夫，音扶。蓰，音师，又山绮反。比，必二反。恶，平声。○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佰千万，皆倍数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犹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价，则人岂肯为其大者哉？今不论精粗，使之同价，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为其精者，而竟为滥恶之物以相欺耳。○南轩曰：“许行之说，初若浅近，而乃盛行于时。其所以能动人者，果何故哉？盖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远慕古初，而烛理不明见，世有神农之说，不知其为后世传习之谬，则从而祖述之。以为农者天下之本，善为治者，必使斯民尽力于农，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当使民劳而已逸，以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后世所及。此其说若高而有以惑于人者也。樊迟请学稼，微夫子救之，盖亦几陷于此矣。夫帝王之道如长江、大逵，无往而不及者，以其达天之理故耳。异端之说，如断港荒蹊，卒归于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为故耳。”又曰：“陈相言许行之说，以谓使其说行，其效可使天下反于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齐也。嗟乎！岂有此理哉？有天地则有万物，其巨细多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寡、高下美恶之不齐，乃物之情，而实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加损于其间哉？故庄周之齐物，强欲以理齐之，犹为贼夫道。况乎许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岂不甚矣哉！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斯两言也，足以发明天下之大，不但可以辟许行，而庄周之说并可坐见其偏矣。故曰：‘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强巨者细，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恶，岂非相率而为伪乎？’”

🌀 诠解 🌀

孟子说：“货物的品相质量各不相同，这是自然的。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要只以大小轻重相比而使它们价格相同，这是扰乱天下。做工粗糙的鞋与做工精细的鞋同一个价钱，人们难道还肯做（做工好的鞋）吗？听从许子的主张，就是带着大家做假，哪还能够治理好国家？”夫，音同扶。蕝，读作师，又山绮反。比，必二反。恶，平声。○倍是一倍，蕝是五倍，什伯千万都是倍数。比就是次。孟子说货物的品相质量各不相同，这是自然的。物品有精致的粗糙的，就像它有大有小一样，如果大鞋小鞋都是一样的价格，哪里还有人愿意去做大鞋呢？现在不管精致还是粗糙的物品，都使它统一价格，这是使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精致的物品，而争相做粗制滥造的物品来互相欺骗。张南轩说：“许行的学说，刚开始看起来容易理解或执行，所以盛行一时。他去的学说如此诱感人大概是因为他自己本来也是清苦高洁的士人，仰慕古代学说，但对其事理却没有真正明白。世上有神农的学说，但是他却不知道后世传承下来的有一定的谬误，而去盲从效法之。于是就说农业是天下之本，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会使人民尽力从事农业，但人君必须亲自耕种为天下做表率，不应当使人民劳累而自己舒适，自以为这就是用大道来治理天下，但后世不可能做到。这就是许多学说看似高明而能够迷感到人的地方。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如果不是夫子救助他，也会陷入这种学说的误区了。唉！帝王的大道就像长

江和大地，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这是因为它说的是天理。异端学说就像水流不相通的港汊和小路，终究是不可以推行广大的，这是因为它是以私心揣度而施行的。”又说：“陈相陈述许行的学说，说如果他的学说能够施行于天下，可使天下返归淳朴，天下所有的物品其品相质量都可以相同。唉！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有天地就有万物，这些物是粗糙还是精美，多还是少，好还是不好，美还是丑都是不一样的，这是物品的本性。实际上也是天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对待它，应该让它们停留在他们该待的地方，我何必去增加、减损它呢？所以庄周的《齐物论》也是要强行使物品等同，这是盗贼的道理。更何况许行想要将天下的物品都等同，泯灭它们的区别，其害处难道还不明显吗？孟子说：‘物品的品相质量各不相同，是物品的天性。’这两句话足以说明天理的正确性，不但可以驳斥许行，庄周的学说也可见其错处。所以说：‘按照许行的办法去做是带领大家去弄虚作假。强行使粗糙的和精美的，少的和多的，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等同起来，难道不是率领大家去做弄虚作假吗？’”

[宋] 真德秀《读书记》卷十

礼义信^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朱子曰：“礼、义、信，大人之事也。情，实也。敬服用情，盖皆以其类而应。”○南轩曰：“小人云者，为其所见者，小人之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从也。上好礼，则笃于恭让，故民视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义则动而得宜，故民心为之厌服焉；上好信，则诚意所孚，故民亦用其情而无敢欺焉，感应之机，固不远也。盖好德者人之公心，视迟之欲下从农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远矣。”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节，百姓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百姓就没有对他真诚以待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儿女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亲自耕稼呢？”

朱熹说：“崇尚礼、义、信是大人做的事。情即真情实意。百姓尊敬、服从、真诚相待，大概是对大人好礼、义、信的回应。”张南轩说：“小人能看见的就是小人能做的事情。统治者所崇尚的东西，就是百姓会跟从学习的东西，如果有不跟从的，还是因为统治者崇尚的程度不够深。统治者崇尚礼仪，他就会恭敬谦让，所以百姓看到了，就没有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那么一举一动都会合乎道义，民心就没有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那么诚意传达到下面，所以百姓也会真诚以待，而没有敢欺骗他的。如此则上下沟通感应的时机就不会远了。喜好德性是人的公正之心，从樊迟想要就下学习耕稼以求获得民心的事来看，离得民心还很远。”

[宋] 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五

吾道异端之辨上

今也，南蛮馡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南轩曰：“许行之说，初若浅近，而乃盛行于时，其所以能动人者，盖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远慕古初，而烛理不明见。世有神农之说，不知其为后世传习之谬，则从而祖述之，以谓农者天下之本，善为治者，必使斯民尽力于农，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当使民劳而已逸，以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后世所及。此其说若高而有以感人者也。樊迟请学稼，微夫子救之，盖亦几陷于此矣。夫帝王之道如长江大逵，无往而不可行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异端之说，如断港荒蹊，卒归于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为故耳。”又曰：“陈相言许行之说，以谓使其说行其效，可使天下反于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齐也。嗟乎！岂有此理哉！有天地，则有万物，其巨细、多寡、高下、美恶之不齐，乃物之情，而实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加损于其间哉？故庄周之齐物，强欲以理齐之，犹为贼夫道。况乎许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岂不甚矣哉？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斯两言也，足以发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辟许行，而庄周之说并可坐见其偏矣。故曰：‘从许子之道，相率

而为伪者也。强使巨者细、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恶，岂非相率而为伪乎？”

❀ 诠解 ❀

现在南蛮讲话难懂的人诽谤先王的大道，你却背离自己的老师而向他学习，这和曾子的态度也恰恰相反。我只听说过鸟飞出幽深的山谷，迁徙到高大的树上，从没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迁往幽暗的山谷的。《鲁颂》上说：“鲁僖公痛击了西北的边族戎和狄，讨伐了楚地舒国小小边城。”周公都要打败他们，你却要向他们学习，你是很不善于变通啊！如果追随许行的学说，市场上就会买卖公道，王城之内就没有人欺诈。即使让身高五尺的小孩去买东西，也没有人欺骗他。布匹和丝织品长短相同，价格就相同；麻线和丝絮轻重相同，价格就相同；五谷粮食数量相同，价格就相同；鞋子大小相同，价格就相同。孟子说：“货物的品相质量各不相同，这是自然的。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要只以大小轻重相比而使它们价格相同，这是扰乱天下。做工粗糙的鞋与做工精细的鞋同一个价钱，人们难道还肯做（做工好的鞋）吗？听从许子的主张，就是带着大家做假，哪还能够治理好国家？”

张南轩说：“许行的学说，刚开始看起来容易理解或执行，所以盛行一时。他学说如此诱惑人的真正原因大概是他自己本来也是清苦高洁的士人，仰慕古代学说，但对其事理却没有真正明白。世上有神农的学说，但是他却不知道后世传承下来的有一定的谬误，而去盲目地效法之。于是就说农业是天下之本，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会使人民尽力从事农业，但人君必须亲自耕种为天下做表率，不应当使人民劳累而自己舒适，自以为这就是用大道来治理天下，但后世不可能做到。这就是许多学

说看似高明而能够迷惑到人的地方。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如果不是夫子救助他，也会陷入这种学说的误区了。唉！帝王的大道就像长江和大地，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这是因为它说的是天理。异端学说就像水流不相通的港汊和小路，终究是不可以推行广大的，这是因为它是以私心揣度而施行的。”又说：“陈相陈述许行的学说，说根如果他的学说能够施行于天下，其效果是可以使天下返归淳朴，天下的所有的物品其品相质量都可以相同。唉，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有天地就有万物，这些物是粗糙还是精美，多还是少，好还是不好，美还是丑都是不一样的，这是物品的本性，实际上也是天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对待它，应该让它们停留在他们该待的地方，我何必去增加减损它呢？所以庄周的齐物论也是要强行使物品等同，这是盗贼的道理。更何况许行想要将天下的物品都等同，泯灭它们的区别，其害处难道还不明显吗？孟子说：‘物品的品相质量各不相同，是物品的天性。’这两句话足以说明天理的正确，不但可以驳斥许行，庄周的学说也可见其错处。所以说：‘按照许行的办法去做是带领大家去弄虚作假。强行使粗糙的和精美的，少的和多的，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等同起来，难道不是率领大家去做弄虚作假吗？’”

[宋] 郑樵《通志》卷八十八^①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诠解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无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百姓就没有不真诚对待他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儿女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亲自种庄稼呢？”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懂得如何爱人便是仁。”樊迟又问孔子什么是智，孔子说：“懂得如何透过人的言行，真正了解其内心就是智。”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有若说：“礼的应用以为恰到好处为可贵。过去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最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小事大事都按照这一原则去理，有时就行不通；但是只知道和的重要而一味地追求和，而不用礼去节制它，也是不可行的。”有若又说：“所守的信约要符合道义，这信约就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恭敬要符合道义，就能避免耻辱。依傍那些不失为亲近的人，也就可靠了。”孔子逝世以后，学生们都很怀念他。有若长得很像孔子，学生们共同拥戴他当老师，就像当年侍奉孔子一样对待他。有一天，学生进来问他：“从前先生正要出行，就叫同学们带好雨具，不久，果真下起雨来。同学们请教说：‘先生怎么知道要下雨呢？’先生回答说：‘《诗经》里不是说了吗？月亮依附于毕星的位置上，接着就会下大雨。昨天夜里月亮不是宿在毕星的位子上吗？’有一天月亮又宿在毕星的位子上，却没有下雨。商瞿年纪大了还没有儿子，他的母亲要给他另外娶妻。孔子派他到齐国，商瞿的母亲请求不要派他。孔子说：‘不要担忧，商瞿四十岁以后会五个男孩子。’过后，果真是这样的。请

问先生当年是怎么能够预先知道是这样的呢？”有若沉默无以回答。学生们站起来说：“先生，你离开这儿吧，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

[宋] 郑汝谐《论语意原》卷三^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异端之学，必有源流。樊迟请学稼圃，即许行君民并耕之学也。行之学，自谓出于神农夫子之时，其说虽未炽，樊迟得之，亦以为神农之学，故欲学稼、学圃而不厉民以自养也。不然，则士而不仕，欲躬稼圃之事，亦未为过。圣人不应深斥之，而亦不必及于上好信好义好礼也。孟子得信义礼之说而推明之曰“劳心治人”。又曰：“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小人哉，樊迟也！即孟子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

诠解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无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

^①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就没有敢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百姓就没有不真诚对待他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儿女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亲自种庄稼呢？”

异端学说一定有其源流。樊迟请求学习耕稼、种菜，也就是许行的君民共同耕种学说。许行自称自己的学说源于神农。孔子的时代，他的学说虽然还没有发展兴盛，但樊迟听闻了，也认为其说源自神农，所以想要学习耕稼、园圃，不剥削百姓来养活自身。退一步讲，如果士人不愿意入仕，想要亲自从事耕稼和园圃之事，也不是什么过错。孔子不应该过分斥责他，也不需要引申至统治者崇尚礼、义、信的问题。孟子接纳了礼、义、信的说法，进而推广为劳累心智的人治理别人。又说：“尧舜治理天下，难道不是用心智吗？也是不用亲自耕稼来治理的。”樊迟真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有大人做的事，有小人做的事”。

[宋] 周行己《浮沚集》卷六

从弟成己、审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说^①

周氏积德远矣，居温州者及其辈才五世，由温州任起家者为江阴。江阴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员外郎，职集贤校理而卒。某尝恨其寿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后必有大兴起者，不在于诸父氏，必在于尔伯仲间也。成己于江阴为适长孙，审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欲以成人之礼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说，而语其所以大兴起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家之道，曰：尔亦闻有所谓君子之学乎？夫古之君子，为己而学，为人而仕；今之君子，为己而仕，为人而学。何谓为己之学？以吾有孝悌也则学，以吾有忠信也则学。学乎内者也，养其德者也。故为己而学者，必有为人之仕矣。何谓为人之学？人以我为多闻也则学，人以我为多能也则学。学乎外者也，利其闻者也。故为人而学者，必有为己之仕矣。然则今之所谓君子者，古之所谓小人乎。尔于此焉，亦将何择？吾尝观夫孔氏之门，其所以教人者多术矣。至于樊迟学稼则不与，子贡货殖则不与，子张干禄则不与，是何也？漆雕开不愿仕则与之，曾点浴乎沂则与之，颜渊在陋巷则与之，是何也？呜呼！昔者孟子盖尝推其本而言之矣，以为舜与跖之分，在于利与善之间。夫天下之人何莫为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谓是心也无以异乎舜之心也，不谓舜可乎？天下之人何莫为利，不必皆跖也，而曰跖焉，谓是心也无以异于跖之心也，不谓跖可乎？然则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

诠解

周氏积累德行的历史很久远，居住在温州的周氏一族至此才五代。在温州任职起家的人是江阴。江阴享年四十七岁，官拜司封员外郎，贴职为集贤校理。我曾经为他寿数不能与其德性相配，官职比不上其才华而遗憾，想着他的后代一定有人能成就大事，不在各位父辈中间，就在你们兄弟中间。成己是江阴的嫡长孙，审己次于他，直己再次，存己又次，用己又次。他们兄弟几人的名是他们父亲先前命我取的，现在又想要举办成人礼，然后命我给他们取字。于是推理这一说法，说明之所以可以使家业兴起的道理。说：“你听说过有所谓的君子学说吗？古代

的君子为自己而学习，为别人而入仕。现在的君子，为自己而入仕，为别人而学习。什么叫为己之学？因为想让自己有孝悌而学习，有忠信而学习，通过内在的学习来修养道德。所以为自己学习的人，一定会为别人入仕。什么叫为人之学？为了使别人觉得我博学而学习，为了使别人觉得我能力很强而学习，学习外在的东西是因为使人看到了利益，所以为别人学习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入仕。然而现在所说的君子在古代被称为小人，你们在这里要怎么选择呢？”我曾经观察孔子门下，教给弟子的东西多数是谋略的路数。不赞许樊迟学习稼穡，不赞许子贡学习经商，不赞许子张学习做官，这是为什么呢？漆雕开不愿意入仕就赞许，曾点在沂水里游泳就赞许，颜渊生活在陋巷就赞许，这是为什么呢？以前孟子曾经发掘其本质而有所言语，认为舜与跖的区别只是求利和求善的不同罢了。天下的人为什么不行善事呢？不必人人都和舜一样求善，之所以说到舜就是因为这个善心与舜的心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提到舜可以吗？天下的人为什么不追求利益呢？不用人人都像跖一样追求利益，之所以说到跖就是因为其心与跖的求利之心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不提到跖可以吗？然而士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可以不深思。

[宋] 朱熹《论语精义》卷六^①

杨曰：“大而化之，则形色天性无二致也，无物不空矣。颜渊大而未化，而其复不远，则其空也屡而已，故止于殆庶几也。

^①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知存心养性以事天，然后能受命。未能受命，则物或累之，故有至于货殖焉。然孔门所谓货殖，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之耳。夫君子不亿不信，一于诚而已。亿虽屡中，非所善也。言屡中则其不中亦多矣。”或问：“何谓屡空？”曰：“此颜子所以殆庶几也。学至于圣人，则一物不留于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屡空而已。谓之屡空，则有时乎不空。或问：“空必谓之屡，何如？”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则盖有时而违也。然而其复不远，则其空也屡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贡货殖，未能忘物也。孔门所谓货殖者，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焉耳。或问：“子贡货殖，诚如史迁之言否？”曰：“孔门所谓货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岂若商贾之为哉？”曰：“樊迟请学稼、学圃，如何？”曰：“此亦非为利也。其所愿学，正许子并耕之意，而命之为小人者，盖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所当务者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又曰：“亿则屡中，非至诚前知也，故不足取。”

诠解

杨子说：“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那么人的形体、容貌与天性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达到了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空的境界。颜渊德行高尚却没有化行天下，但是又离化行天下的境界不远，他常常贫困，其学问道德止步于接近完善。最终止步于差不多的境地。知道保存本心，养育正性来侍奉天，然后才能接受天命。没能接受天命就可能是被外物所累，以至于去经商。但是孔子门下的经商之人哪里是俗世里汲汲营营的人呢？特指那些没能完全忘却利益的人。君子不凭空臆测别人不诚信，一出于诚罢了。尽管屡次猜测都能猜对，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屡次猜测都

能猜对，其实猜不中的时候也很多。有人问：“什么叫屡空？”回答说：“这是颜回学问道德所达到的接近于完善的境地。学问学到了圣人的境界，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胸中是正常的。颜回还没有修炼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常常觉得贫困。说他常常觉得贫困，也就是说他有时候觉得不贫困。”有人问：“空一定要叫作屡，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他的心可以长时间不离开仁德，也就说有时候会离开，但是又离化天下的境界不远，所以他多次觉得空。空就是不把任何一物置于胸中。子贡经商就是没能忘记外物。孔子门下的经商者哪里与世界上汲汲营营的人一样，他们只是没能完全忘记利益而已。”有人问：“子贡经商的事情，真的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吗？”回答说：“孔子门下的经商者只是没能完全忘记利益，哪里像商贾的行事风格？”又问：“樊迟请求学习耕稼、种菜的行为怎么样？”回答说：“这也不是为了利益，他想要学习的正是许行的君民并耕学说。而之所以称他为小人，是因为稼圃是小人做的事，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君子劳累心智，小人劳累体力。”又说：“猜测多次都猜中，不是达到至诚的境界，人就自然可以预知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不可取。”

[宋] 朱熹《论语精义》卷七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范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或劳

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君子治其本则不治其末，谋其大则不谋其小，故礼、义、信君子所务，农圃之事，非所当学也。’”

谢曰：“樊迟问学稼与圃于夫子，将以为民，非役志于自殖货财也。若后世许行之学，其近之乎。以其不知大体也，故称小人。如胁弱暴寡之事，皆生于不钦服安分以服事其上，易使故也。用情不爱其情。”

杨曰：“樊迟学稼圃，盖欲为神农之言，非有利心也。岂闻先事后得、先难后获之说，误而为此乎？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稼圃，小民之事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此特对大人为言耳，故以礼、义、信发之。然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夫子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举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弗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远矣，故言之，使知所谓不如老农、老圃者，意有在也。”

侯曰：“为国家者，患礼义之不立而民不信也。上苟好礼义而民信之矣，何患不治哉？樊迟问学稼学圃，其心欲以此为政也，故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老圃’以抑之。及其出也，曰：‘小人哉，樊须也！’君子先立其大者，何患小者之不治？故曰：‘焉用稼？’推樊迟之学，则后世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者，其近之乎！”

尹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樊迟舍礼义而不为，而请学农圃，故谓之小人。”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樊迟请求学习耕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无远大志向的人啊。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他的；统治者崇尚诚信，百姓就没有不真诚对待他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儿女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亲自种庄稼呢？”

范说：“孟子说：‘有大人做的事，有小民做的事。’又说：‘要么劳累脑力，要么劳累身体。劳累脑力的人治理别人，劳累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人，治理别人的人被人养活。’君子务其本业，不务其末，图谋大事，不图谋小事。所以礼、义、信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去耕稼、种菜。”

谢曰：“樊迟向孔子问种庄稼、种菜的事情，是想要让百姓不做役使，而不是想自己囤积财物谋利。与后世许行的学说类似。因其不识大体，所以称其为小人。欺凌弱小之事都源自不安守本分、服从上级，容易被使唤的缘故。要真诚待人，但又不吝惜真诚。”

杨说：“樊迟学习耕稼、种菜是想要实践神农的学说，并不是有求利之心。难道是听闻了要先经历困难，才能有收获，有所为才能有所获的道理，才错误地做了这样的事吗？孟子说：‘有大人要做的事，有小民要做的事。’耕稼、种菜是小民做的事，所以说‘樊迟真是个小偶远大志向的小民啊！’这是特意对大人讲话，所以会用礼仪、道义、诚信相关的言语来启发他。樊迟拜在圣人门下，却想学习耕稼、种菜之事，志向鄙陋。拒绝并驳斥他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在他出去之后说他的不是呢？对于他所问的问题，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老菜农就已经是拒绝的极致了。樊迟的学问恐怕难以到达这个层次，又不能举一反三，所

以就不再回答他了。等到他已经出去，又怕他始终不明白其中的真谛，真的去找老农民、老菜农学习，那错得就更离谱了。所以再说几句，使人们知道前面的话是意有所指的。”

侯说：“治理国家的人最担心礼仪、道义没有建立，人民对他们不真诚相待。统治者如果崇尚礼义，而百姓又对他真诚以待的话，哪里还需要担忧国家不能治理好呢？樊迟问耕稼、种菜的事情，是想要以此来治理国家，所以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老菜农来制止他。等到他离开了，才说：‘樊迟真是无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君子先建立大的方面的根基，哪里还需要为细枝末节的问题不能做好而担心呢？所以说哪里还需要亲自耕稼呢？大概樊迟想要学习的与后世流行的君民一起耕种、吃饭，治理天下的学说是相近的吧！”

尹说：“孟子说：‘有大人做的事，有小民做的事。’选择去护养次要的部分是小人，选择去护养重要的部分是大人。樊迟不修行礼、义，而请求学习耕稼、种菜，所以说他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人。”

[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七^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好信，

^① 宋刻本。

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声。夫，音扶。襁，居丈反。焉，于虔反。○礼、义、信，大人之事也。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夫子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举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弗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远矣。故言之，使知所谓不如老农、老圃者，意有在也。”

诠解

樊迟请求学习稼穡，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种五谷叫稼，种蔬菜叫圃。

樊迟离开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啊！”小人就是小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做小人之事的人。

“统治者崇尚礼仪，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他的；统治者崇尚正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他的；统治者讲究诚信，百姓就没有不对他真诚以待的。情即实，人民发表意见以感化统治者，都以实相待。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各地的百姓都会用襁褓背着儿女前来投奔，哪里还需要亲自耕稼呢？”

○崇尚礼、义、信是大人做的事。崇尚道义那么事情能处理得合乎情理。情即真情实意。百姓尊敬、服从、真诚相待，大概是对大人好礼、义、信的回应。襁是布织成的，用来把小孩背在背上的器具。○杨氏说：“樊迟拜在圣人门下，却想学习耕稼、种菜之事，志向鄙陋。拒绝并驳斥他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在出去之后说他的不是呢？对于他所问的问题，

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老菜农就已经是拒绝的极致了。樊迟的学问恐怕难以到达这个层次，又不能举一反三，所以就不再回答他了。等到他已经出去，又怕他始终不明白其中的真谛，真的去找老农民、老菜农学习，那错得就更离谱了。所以再说几句，使人们知道前面的话是意有所指的。”

